

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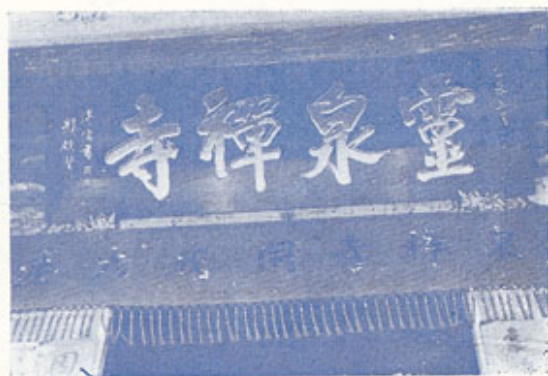
第七卷 第六期



人生雜誌社發行

基陸靈泉寺今春
傳授千佛大戒，恭
請鎮江焦山定慈寺
智光老法師說戒，
證蓮老和尚爲羯磨
，東初法師爲教授
，新戒弟子近四百
人，於期修建水陸
道場，每日前往觀
禮者，達千數百衆
，戒緣殊勝盛況空
前，茲將戒期中各
種佛事影幀公佈於
次，以嚮讀者。

門山寺泉靈（一）



法戒求祈戒新壇初（三）



戒說授正師三壇初（五）



壇入師三授正壇初（二）



佛諸請迎花香師三壇初（四）



悔懺誠虔子弟戒新（六）



論中國佛教會改組

中國佛教會（簡稱中佛會）第二屆第十九次常務理事會議，在討論事項內，關於「中佛會」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會作如次決議：
「本會第三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為期不遠，擬促請該大會籌備委員會從速推行（本會提）。決議：

- 1、決定八月間舉行大會，
- 2、依照第二次大會成案產生代表，
- 3、加推道安法師為籌備，

我們對「中佛會」按期改選，極端贊成。唯「依照第二次大會成案產生代表」一節，吾人未敢贊同；以第二屆大會於四十二年八月間於臺北舉行，當時因各省會員代表十分之八均告缺席，僅由在臺僧眾及各省信眾臨時提名參加選舉，既違背會章，又乖民意，而其結果反使多數有資格者落選。三年來入場僧眾增加不少，故第三屆大會代表產生，不容以第二屆為援例，以一誤萬不能再誤。且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為產生方法與數目爭論甚烈，當時籌備人員曾允許第三屆更正，有無紀錄在案，不得而知。故第三屆會員代表應依照「中佛會」會章辦理。查「中佛會」及分支會選舉代表規則第二條規定，本會舉行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時，其出席代表除本會理監事為當然代表外，其餘依左列規定選舉之：

- 一、代表名額依各分會及直屬支會會員名額之多寡，選舉代表一人至七人

二、選舉方法，各分會由支會會員選舉代表一人至分會複選之。

據此，我們可以明白的瞭解，推定各省會員代表名額，非以省份為單位，應依會員多寡為標準，故第二屆各省代表，臨時提名以分縣式分配每省二人，不依會員多寡為原則，顯欠公平。比如江蘇有會員百餘名，代表僅二人，安徽有會員僅數人亦代表二人，福建有會員二人，即有代表二人，既違會章，又乖民意，焉能成為法案？故吾人對「依照第二次大會成案產生代表」，得難贊同。以各省市在臺僧眾人數，或多或少，甚至有的省份，根本沒有一人。第二屆大會臨時分配每省二人，於是層出不窮的矛盾的現象，甲省的冒充乙省代表，乙省的冒充丙省代表，此種不尊重事實，不獨違背民意，破壞會章，且於情於理未合。佛教會章猶如國家一部憲法，經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所制定，並經內政、社會兩部核准在案，可謂神聖不可侵犯，焉容少數人擅自更改，違背民意。故「第二次大會成案產生代表」不足以構成法案，已昭然若揭！

「中佛會」為佛教最高行政機構，係管理佛教內部事宜，故會章所規定會務，很少涉及在家信眾，故在第一屆制定會章時，有人主張不邀請在家信眾參加，有的主張在家信眾為佛教護法，不妨請其參加協助會務推進，故總章第二

十三條規定，「信眾當選理事監事，不得超過規定名額三分之一」，其用意極為明顯。故會章製訂，實煞費苦心！焉容少數人擅自修改。第二屆各省會員代表，未能依法產生，固然有不得已的苦衷，然未能尊重多數三寶，亦復是事實。臨時提名，不無感情用事，而在在家信眾，竟多於僧眾。並將第二十三條規定，「信眾當選理事監事，不得超過規定名額三分之一」，改為「不得超過規定名額二分之一」，准許信眾與出家眾平分理事監事名額，於是信眾，顯佔優勢，構成宣賓奪主的現象。致「中佛會」未能獲得全國教友有力支持，故第二屆後「中佛會」主持會務及駐會辦公者多為信眾，甚至出席社會各種會議，亦都為信眾，無與信眾取信眾而代之，因此，有關佛教許多案件，都要取決於信眾，越俎代庖，莫此為甚。吾人出此言論，並非為不主張信眾參加，然信眾參加「中佛會」，必需依照會章不得超過三分之一規定。故吾人所爭論者為法案，非為人事。故「第二屆成案」不足以構成法案，理所必致。即使各省代表名額不夠，臨時提名理應限於出家眾，更不應漫無限制，違背會章。

「中佛會」總章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二條規定：「常務理事應由理事互推常務理事九人，內推比丘一人為理事長，組織常務理事會」，第二屆改互推為選舉，固未能盡情合理，在家眾與僧眾平均分擔常務理事會，顯而易見未能有助會務推進。吾人對常務理事會選舉，意見有三：

1、經驗問題，常務理事會無異為中央委員，負責處決「中佛會」，最重要案件，故於會務，法律、時事，及佛教教理，宗派制度熟習者當任之，最為得宜。倘溢於充數，非獨影響於會務，且有損中佛會聲譽。

2、時間問題，常務理事會，經常會議，故必常備及當任入選的時間問題。比如諸多有聲望的信眾，我們雖然有心請其參加教會，然要人最忙，時間不夠支配，亦復是事實。譬如第一屆當選常務理事的信眾，很少能出席會務，甚至根本未出席一次席，致常務會議始終有名無實，故今後必需顧及當選人事實問題。3、賢能問題，「中佛會」領導全國教徒，故當選常務理事人選，應以賢能為原則，要有作為，有勇氣，敢於發言，品學兼優，心理光明，大公無私，不以虛偽為能事。以「中佛會」乃代表全國佛教最高行政機構，應以賢能者，主持會務。

最後，總結我們對第三屆改選的意見：

- 一、各省市會員代表應以各省市會員多寡為原則！
- 二、各省市會員代表臨時提名應限於出家眾！
- 三、理監事及常務理事人選信眾不得超過三分之一（維持會章）
- 四、常務理事人選，品學兼優，與選賢能為原則。

三論佛陀是全知全能

心 悟

致續明法師的信

續兄法師：

承寄贈第四卷第五期無盡燈刊一冊，謝謝！我讀畢大作「再論神佛之分」後，覺得座下與我對佛陀的信念實無有異，所不同者，是在對於神及全知全能之意義的看法而已。囑予指教，我則豈敢！

座下在燈刊四卷二期上發表的「神佛之分」一文，我未曾讀到；而慧石的筆名，我起初也不知道就是座下，以為是座下的同門某大法師。我對於某大法師的熱心致學認為尚可，然對其思想和見解，則實不敢贊同！他到臺灣以來，主持了近三年的講習會教育責任，在表面上好像對佛教教育很有貢獻，實際上不但無益於佛教與佛教青年，而且還害了佛教與佛教青年。佛教教育的重心，是要培育和啓發佛教青年的正信和正見，而貴同門所做的却是破壞佛教青年的正信和正見，這真教關心佛教的人們，太息不已！

我這話不是憑空捏造的，且舉幾點事實來說。由講習會畢業出來的學生中，有的說佛陀不過是個有高度智慧的老比丘而已，什麼報身法身都是後人理想出來的，實無其事。有人問他何以知道？他答說是某法師講的。有的當他師長叫他做早晚課誦時，他說經是佛講的，還要我們念給他聽嗎？我這裡有兩個學生，她們進去會在講習會做過旁聽生，她們初來這裡時，我跟她們講過經，說極樂世界如何莊嚴，念佛如何可以往生彼國，及衆生如何輪迴等，她們都不相信。我問她們何以不信？她們說某法師講沒有這回事，所以不信。我聽了很痛心！後來我用種種理論和事實講給她們聽，並常告訴她們信心是如何的重要，經過幾個月多的努力教導後，她們才對我說她們的信心已恢復了。某法師教育她們是把她們已有的正信消滅掉，我教育她們是把她們已被消滅掉的信心恢復而加強起來，此中的是非得失，想座下必能明瞭吧！

覺生五十七期和五十八期上發表的兩篇謬說佛陀非全知全能的文章，據許多同道說是貴同門某大法師作的，假借白衣居士的名字，這話我很相信。記得過去某法師曾對我這樣說：「楞嚴經沒有一句是佛法（這話我去年四月間曾對座下說過，想座下還能記得吧？）；真常唯心的大乘經典都是外道的思想；阿彌陀佛是太陽神；觀世音菩薩是女神……」這話我現在不說，等將來教出一班同志的時候才講，那時要把真常唯心的大乘經，及彌陀、觀音等的思想一起予以推翻，使衛護這些思想的人無法衛護。……」那兩篇文章的登出，我私想大概就是他發表他謬見的嘗試，若無人給他以當頭棒喝，他可能更會進一步的開始其「清算大藏經」的職志，所以我於拙作「再論佛陀是全知全能」一文中

，對其謬見予以嚴峻的評破。該文發表後，各方讀者紛紛來函稱快，不知座下讀了有何感想，尚望賜教為荷！

近日有兩位居士寫信給我，對於大作「再論神佛之分」一文，大為不滿，並都寄了一份無盡燈刊給我，請我對該文予以批判。我向來對座下的風度頗為敬仰，說對大作加以批判，我實不敢！茲謹將拙見簡單的寫在下面，作為我與座下對於「佛陀是全知全能」這一論題的商榷。

一、「神佛之分」的論題不妥

座下所謂的「神佛之分」的神，不是佛法上及座下心中所承認為有的「凡俗有漏的神」，乃是佛法上及座下心中所不承認為有的所謂創造主宰萬物的神。因此，這一論題若由迷信的神教者提出來尚可，而由於身為佛弟子的座下提出來則不可，為什麼呢？因為凡物之分，必須其物都屬於存在性者方可，不然若但其名而無其實，則誰與誰分？所謂創造主宰萬物的神，雖是無有，但在神教及神教者方面却自許神是有的，那末他們提出他們自許為有的創造之神與佛分，倘無論理之過。至於我們佛教則根本否認這樣神的存在，座下是佛教徒也根本不承認宇宙間有這樣的神，事實上既沒有這種神，佛教徒的心中也不承認有這種神，則座下如何欲以此為有神之神，而與實有之佛分？所以座下提出這個論題，實有二過：一以無體與有體之分過，二有違自教而承認為有神為存在之嫌過。正覺的佛陀，宇宙間是實有其人的；所謂創造萬物的神，宇宙間本無其物的，座下怎可以隨順神教者的謬見，提出此本無之神而與實有之佛分呢？如果有狂妄者提出龜毛最美麗，兔角最漂亮的主張，座下難道也要大作其「龜毛與兔角之分」，「兔角與牛角之分」的文章以辨明其是非麼？所以我認為座下提出這「神佛之分」的論題，甚為不當！我們可以提出「神教與佛教之分」的論題來討論，決不可提出「神佛之分」的論題來分辨，這不但論題欠當，而且神佛相提並論，又有辱佛陀之莊嚴。

二、「佛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有語病

我在未讀大作前，見唐居士說的「不可說『佛不是全知全能的神』」的話，也會覺得唐居士此言不安當，今讀大作後，方知唐居士此言是針對座下「佛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之語而發的，是否定之語，非肯定之詞，並無不安之處。因為座下說「佛不是全知全能的神」，唐居士覺得此言不安，想加以糾正，故說「不可說『佛不是全知全能的神』」，實非主張佛是全知全能的神。座下如以唐居士此言為主張佛是全知全能的神，那是座下誤解唐居士之意。佛不是神

，這是有正信的佛教徒都知道的，唐居士當然也不例外，唐居士說：「說佛不是神，我亦云然，說佛不是『全知全能』，我不承認。至於說神是『全知全能』，我實難贊同。」唐居士此言不是不贊成佛不是神，而是不承認佛不是全知全能，更不贊同神是全知全能，這是非常正見的話，座下却偏不以爲然，且更索性地說：佛也不是全知全能，唯神才是全知全能的，座下此言豈不是要甘作烏有之神之子孫嗎？我真爲座下所不顧呢！

佛確是全知全能的，至於神，其自身尙屬烏有，更何論乎全知全能？座下說「佛不是全知全能的神」，這句話表示了兩種意思：一是表示佛不是神，二是表示佛亦不是全知全能的；前者是對的，後者却大違於事實。因此我認爲座下這句話有語病，一切爭論都由此語病而起，座下當時若把這句話改爲：「佛不是創造主宰的神」，或簡單的說「佛不是神」，則一切問題就都不會發生了。譬如我們說「佛不是凡聖的孔子」，或「佛不是孔子」，這都是正確的，都不會發生問題；但若說「佛不是主張仁愛的孔子」，則便有語病，問題也就跟着發生了。因爲佛誠然不是孔子，但佛却是主張仁愛的，「佛不是主張仁愛的孔子」這句話，固然簡別了佛不是孔子，可是却亦否認了佛是主張仁愛的，此豈合理？故我們要提出一句簡別語的時候，實應再三慎思，以免有誤，而起人爭論。座下以爲然否？

三、引外經確證神是全知全能的非理

座下於佛法研究頗深，亦具有正見；對佛有正確的認識，對所謂神亦有正確的瞭解。何以知道座下對佛有正確的認識呢？因爲大作曾說：「佛陀果德上的不可思議功德，如一切大乘經論所共通開示的，如：最清淨四無量（按：『最清淨』三字，應通貫於以下每種功德之上，因爲這樣才可簡別外小）、勝處、獨處、無諍、願、智、四無碍解、六神通、三十二大士相、八十種好、四一切相、十力、四無所畏、三不謬、三念住、拔除習氣無忘失法、大悲、十八不共佛法、一切相妙智等。佛果功德有這許多內容；而這一切佛果功德，都不是無因而有和自有的，而是原因於佛陀在因位中修集無邊功德善法所成就的。」因此知道座下對佛有正確的認識。又如何知道座下對所謂神亦有正確的瞭解呢？因爲在大作中又說：「爲什麼我說『全知全能的神不會有的』呢？如本文上來神與全知全能章中所說，像那樣自有、自成、永恒、獨在、全知、全能的神，佛法根本不承認有這麼一個東西的。因爲一切法從衆緣生，自有自成的神，佛法根本與這條真理不相符合，佛法所非的神，就是非的這樣的神。學佛的人不能承認這樣的神是有的，這是大家必須知道的。」因此知道座下對所謂神亦有正確的瞭解。座下對佛與神的體性既有如此澈底的瞭解，何以在

大作「神與全知全能」的一段中，却引了許多新舊約的文字來證明神才是全知全能的呢？座下並在引林伊文譯的宗教本質中的「神」是一個有權利的東西，第一個最有權利的東西，在後人觀念中就是「全能」的東西，權利本身是神的第一個屬性，或寧可說是第一個神性。」的話後，下了肯定的語意說：「所以『全知全能』與『神』是分不開的，『神』就是『全知全能』；『全知全能』者，就是神。神只有一個，也就是『全知全能』者只有一個。神才能『全知全能』，『全知全能』者必是神，這可以說是必然的結論。」我讀了這段話後，甚感詫異！座下既知佛法所非的就是這樣的神，學佛的人不能承認這樣的神是有的，却又肯定地說：「神才能『全知全能』，『全知全能』者必是神」，座下之意何其矛盾！此言若出諸神教者之口，尙無大過，因神教主張有這樣的神，神教者亦確信有這樣的神的原故。然今竟出諸佛教徒的座下之筆，誠爲不當！因佛教是絕對否認有這樣的神，而座下亦不信有這樣的神的原故。座下的「神是全知全能」這句話，若當作一個命題，律諸因明，便犯有「自教相違」及「所別不極成」之過。因爲佛教根本否認有「全知全能」的神，座下却說「神是全知全能」，這不是與「自教相違」嗎？同時此前提陳有法的「神」，佛教徒既不承認神是有的，今說「神是全知全能」，則此前提陳所別有法的神，究竟是指的什麼東西呢？這不是犯了「所別不極成」之過了嗎？

又者，座下是佛教徒，却偏引神話的外經確證「神是全知全能」的，替神教者助威；同時又摘引佛陀聖教曲就已意，以評佛陀爲非「全知全能」，動搖同道固有的信心，這難免要使親者痛而仇者快呢！我想座下如果早能思及這一點，或不會寫那「再論神佛之分」的大作吧！

四、我對「全知全能」意義的解釋

大凡一個論題的提出，都是由於面對當前所發生的問題而起的，佛陀的全知全能，在沒有人說佛陀不是全知全能的時候，實無提出論說的必要，現因座下等大論「佛非全知全能」，動搖了不少同道的信心（此蓋爲座下所始料不及的），成爲當前佛教的重大問題了，因此才由唐居士及我依據正教，針對著這一重大的問題而提出「佛是全知全能」之說予以匡正，此誠爲正法不得已而作的，非故意欲與座下立相反之說。其見雖淺，其心良善，想必蒙座下原諒吧！

座下以爲「全知全能」之語原出於耶教的新舊約，我們不應掠人之美，將之稱於佛陀，這話固然不錯。但座下今既借此語以評佛陀，說佛陀爲非「全知全能」，那末我爲對症下藥計，又何妨亦借此語以稱佛陀，說「佛陀是全知全能」呢？何況名詞文身本無實性，一切稱謂之語皆非固屬於何者？我以爲：只

要佛的德能當得起這種稱謂的（合於緣起理則者），不管這種稱謂之語是出在什麼典籍上，我們皆不妨用它們來稱佛的。如教育家、哲學家之詞，本是西洋人對他們的教育學者和哲學家的稱謂，但我國孔子的教育方法和對宇宙人生思想的造詣都足以承當此稱，那末又何妨借之以稱孔子為教育家或哲學家呢？此其一。

其次，座下因見外教的聖經上說：「神說什麼話，就發生什麼事；神命令什麼，就出現什麼。」他發出命令，於是乎就創造出來了。」「他愛什麼就能創造什麼。」「我若伸手用瘟疫攻擊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從地上除滅了。」等語，便以為神真的擁有這種無限的權能，因說「神才能全知全能，全知全能者必是神」。又因見佛經中沒有說佛有這種無限權能的話，於是又斷定佛不是「全知全能」的。但座下却不曾想到外經所說的有關神的全能的話，根本是違背宇宙緣起理法的，只是神教者「想當然耳」，事實上是決不會有的！違背宇宙緣起理法的事，不但過去不會有，現在不會有，乃至盡未來際亦復不會有，就如龜毛、兔角及石女兒一樣。座下何以竟以莫須有的神話為真實，堅決地說「神才是全知全能」的呢？若依如上所說，座下此語又不啻犯因明「自教相違」及「所別不極成」的三過，實亦犯有「俱不極成」之過哩！此其二。

依我從佛法上所得的見解看，外經上所謂「神的全知全能」，衡之於宇宙緣起理法上，實「無神、無知、亦無能」，這是我們佛教徒應確定的認識！不管是言之於口，或筆之於書，皆應作如是說。否則，我們如果認神話的外經之言為真實，並跟著神教者之後喊著「唯神才是全知全能」的，那我們將要失去佛教徒高尚的身份，而被神教者認為我們也承認他所信仰的神是全知全能的，並以我們也承認我們是由神所創造所主宰的東西了，那豈不是要教人分不清佛教徒與神教徒的信念有何不同了嗎？這豈不糟糕？

我以為「全知全能」的意義，應該作這樣合理的解釋：所謂全知，是盡知世出世間一切性相等法；所謂全能，是盡能世出世間緣起理法所可能之事。這種全知全能的事實，是可由依法實行而獲得的，與外教以創造一切，主宰一切為全知全能的意義（這實是豎窮三際，橫遍十方所不能有的事）全然不同。座下如能瞭解這一點，則必相信唯有破煩惱障、所知障，證諸法真實性、一切性，得無上菩提、最勝涅槃，成就無量三昧，能稱性而起全體大用的佛陀，才是真全知真全能的，因為世出世間一切性相等法佛無有不知；世出世間緣起理法所可能之事佛盡能之。關於這一點，可參閱拙著「再論佛陀是全知全能」一文，將可更加明瞭。

五、尾 言

我由讀大作而引生出與座下不同的重要意見，已略述如上，座下如能瞭解我的意見，並依理承認我對「全知全能」意義之合理的解釋是不錯的話，我想座下必不會再跟隨著神教者之後說「神是全知全能」的了，同時更不會再憑著私見說「佛不是全知全能」的了。不過，座下在大作中，又以為若將「全知全能」之語加諸佛號上，則等於以「天元太保」之語加諸佛號上，含有充分的外道氣。我則以為以「天元太保」四字在緣起理法上說，也是不通之詞，烏有之事，這是因為「天元太保」四字在緣起理法上說，也是不通之詞，烏有之事，至於合理解釋的全知全能加諸佛號上，念成「南無全知全能阿彌陀佛」，則不見得有外道氣，只是因向來沒有這樣念法，斗然念起來，覺得不習慣而已。例如我們念：「南無十力阿彌陀佛」，「南無十八不共法阿彌陀佛」，或「南無四無所畏阿彌陀佛」，「南無大願大力阿彌陀佛」，這些念法並沒有不對和不通，當然更不能說是含有外道氣，但我們念起來也都覺得非常不習慣，聽起來也很不順耳。如果以「全知全能阿彌陀佛」念起來不習慣，聽起來不順耳，便認為有外道氣，那上面所例舉的不習慣不順耳的念法也都有外道氣了，事實豈是如此麼？

際此末法時代，根機淺薄的人多，身負弘揚佛法責任的我們，正苦沒有適當的方便之法以啟發人對佛法的信心，怎可以更發表有損壞人信心的言論？當然座下提出「神佛之分」說的用意原是要人認識佛陀的真相，別把佛陀當作真須有的創造主宰的神，座下用意雖善，但因所見有差，而結果却甚惡！不但未能令人對佛陀起正確的認識，反而令一般初學佛的人讀了如入五里霧中，有的因而對座下生起了極大的惡感，有的因而對佛教失了信心，座下其知此乎？佛陀為佛教的中心所在，為教徒的生命所依，是極神聖的！身為教徒的我們，實不可將此神聖的佛陀，輕易地加以評論，這對於佛教及同道均有最不良的影響。我本自知是個見解淺陋，更不善於文章的人，但因激於闡揚正理以護持同道信心之念，竟忘其謬陋，再而三的強調「佛陀是全知全能」的，不知座下讀了，有何見教？

最後，我要代一切眾生敬請座下發大慈悲心，為佛教，為眾生，今後多作些啟發正信、正見的文章，則佛教幸甚！眾生幸甚！

敬請

法安

弟心悟作禮 五月廿二日

讀「再論佛陀是全知全能」後

洛陽

小乘有三法印，大乘有一實相法印，論其目的無非教吾人由全面的知識而臻於徹底實踐的廣大倫理；然而，吾人每常被無始習慣潛存自我的擾亂，于不知不覺間恆誤以自我常識的知見，去強測無法測量的絕對智慧的神境，且恆以相對中之不合理的一面知識認為確實，將佛陀勉勵的語言附會於己意，此殊不免有意陷害自身的業果，而亦有失求真目的。

人生第七卷第五期心悟法師著「再論佛陀是全知全能」一文，頗能針對此病，為教界中絕大多數同道之讚賞與欽佩！茲僅提其特色一二點，加以客觀的分析，以示共鳴之意。

一、全論的健全無缺

「再論佛陀是全知全能」全文分為六大段落，在文前曾有「敬禮十方無上尊，無等真如聖賢僧；慈力加我破邪妄，顯揚正教護信根！」的禮敬三寶與舒伸本意的偈頌。在文後曾立有因明正量：「宗：佛陀是全知全能者。因：破一切障具一切智證實相而圓成佛果得無量三昧故。同喻：如十方諸佛。異喻：如一切有情。」的無可否非的論理題式。平心來說，在「全知全能」正反的論評中，這，確是一篇最善備而最有力的論文！無容諱言的更是正知見真熱誠的教友們所愛好或所樂聞的！它，不僅具有虔誠和敬仰的美德，而且具備悲智為教的精神，和高瞻光明論理的正軌，在任何方面來說，皆值得深切注意的。

二、糾正的確實合理

就效果方面說，凡標一題目或一口號，必須顧及影響的後果如何，千萬不可做到「打腫面龐充胖

子」的難下場面，因此，對於「佛陀非全知全能」的這一口號或標題，頗有檢討再檢討之必要！我們知道，說出「佛陀非全知全能」這句話後，對人們的意識的影響是怎樣的？在心理學一般的原則來說，是由怎樣的刺激必得到怎樣的反應，那麼，說了「佛陀非全知全能」後，給人們心理的反應顯然是「佛陀是無知無能或不知不能」了，如果是這樣，佛陀還值得人們的信仰嗎？

三、定義的正確有力

其次，「全知全能」是動詞或形容詞，和「佛陀」「上帝」的專有名詞不同，專有名詞是可以獨有不能共有的，但動詞形容詞等却不同，它是可以共有的。如「大總統」可以用「大」字，「大和尚」「大法師」一樣可以用「大」字，乃至「大中華民國」可以用「大」字，「大韓民國」亦復可以用「大」字。所以心悟法師為對治「非全知全能」而權用「全知全能」是很可以的！

在這裡尤值我們讚佩的是心悟法師確立「佛陀是全知全能者，而非創造主宰者；全知全能是依宇宙理法而實現，創造主宰是違逆宇宙理法的意義，祇是神教幻想而已」等的真知灼見。我們知道，在內教的立場，是否認外教創造者，與不合理的說法；那麼，心悟法師立佛陀覺證窮橫遍之絕對理則為全知全能，則是非常契理的！

如果有說「全知全能」一詞是外取的不應該用，那麼「阿羅訶」「四大」「極微」等的詞句，又豈是佛教原有的？難道「佛陀」當時也神佛不分嗎？（請參閱印度佛教史，印度哲學史。及大小乘經中佛度三迦葉的歷史故事。）所以我不僅同意而且堅決徹底支持心悟法師等的「佛陀是全知全能」的偉論！以佛陀是「非全知全能」的大德或居士以為

時間太多了猶有可諍的話，那麼我亦可尾隨各位之後，抽些時間來共作文筆的遊戲；不過，誠如白衣居士所言，千萬不要隨便浪費「十方施主的功德」。至於悟師所著的該文，優點極多！筆者因限于時間的關係，僅及藉此，敬請各位讀者先生回讀原著，及作幽遠審思！是所至禱！

四四、五、廿八、草于新店碧潭

本期目錄

論中國佛教會改組	心悟
三論佛陀是全知全能	洛陽
讀「再論佛陀是全知全能」後	莫正熹
佛教是心物合一的唯生論	雲卿
佛教教育	唐湘清
認識自己本來面目	念生
復董正之居士書	朱信
翻譯文體	莫佩嫻
輪迴的實據	廣慈
基隆靈泉寺傳戒特寫	煮雲
環島弘法記	心悟
歡迎巴基斯坦、緬甸兩亞盟	摩迦
代表拾零	摩迦
釋迦牟尼佛傳	摩迦

佛教是心物合一的唯生論

莫正熹

筆者於無意中，見到一本小冊子，名曰「三民主義淺說」。隨手打開一看，其中一大段是痛罵佛教的。筆者大為驚奇。翻轉過來，看看封面，嘿！作者就是戴傳賢先生。奇怪！這位黨國元老正知正見的人，怎會寫出謗佛的文字呢？隨後又看看最後的一頁，原來這書是民國十四年出版的。明白了！那時的大誤會。可是民國二十四年的戴先生，就不同了；他不但不是個佛教徒，而且是個佛門的大護法。在一般人又何嘗不是這樣呢？受了社會的歪曲宣傳，自己又懶得去研究一下，便盲目盲從，胡亂去指摘一頓，這是違背良心的事，不明智之舉的！照一般人的想像中，以為佛教一定是迷信和消極，與國父的思想一定是水火不能相容。但筆者研究過國父遺教和佛教經典以後，認為處處都可以找出其共同點。因為國父遺教是「心物」合一唯生論，而佛教的精髓也是「心境」合一唯生論。為了要說明心境合一唯生論的道理，必須溯流尋源，先向哲學上作一個簡明的檢討，才可以說入正文。世間的哲學雖然各各不同，但大致上可以歸納為五大類：1.唯物論 2.唯心論 3.唯神論 4.唯識論 5.唯生論。

1.唯物論：根據原子自身能够活動的道理，遂以為人類的心靈也是由原子變來的。原子既然是物質，即心靈也是物質，於是霍布士和費爾巴哈之流，便主張一切唯物。那知原子有陰電子和陽電子。陰陽二電，有互相引拒之力，這是物理的關係。那有心靈也是從原子變來的呢！現在科學進步了，已經證明陰電子和陽電子在互相衝擊之時，一陣火光，便化為烏有了。但是人類的心靈，是永遠存在的，根本和物質就不相同。由此便可知唯物論是武斷一切，於事實上究竟不符。

2.唯心論：西洋的唯心論，並不同佛教的唯心論。照英文 idealism 的意義，祇可謂之觀念論吧了。他們以為一切現象，假如不刺擊到人們的感覺，就認為沒有現象。雖然現象不刺擊到人們的感覺，可是現象的本身仍舊有其存在的。於是巴克萊就說現象仍舊存在於神的感覺中。其實這種的唯心論，分明是個通詞，是無法自圓其說的。

3.唯神論：說到唯神論祇可流行在未開化的民族裡。若是有理智的人，決不會被它所誘惑。照他們的主張祇許有一個神，絕不許別人也有做神的資格。在中國所謂最高之神，莫如玉皇上帝。但玉皇上帝還有生滅去來，從古至今不知換盡了多少個。至於人間的帝王更不消說了。在歷史上真是數之不齊。那有一家天下，萬代河山的道理呢！

4.唯識論：唯識論在佛教上是一大宗派。是民族英雄唐三藏翻譯回來的。全部唯識都是運用因明法則演述出來。正所謂句句合乎邏輯。若是沒有研究過因明學的人，根本就看不懂。可知唯識理論的博大精微了。這宗是說一切現象和行為，都是從各個衆生的業種子與第八阿賴耶識混作一團，遞著有關係的助緣，業的種子就會發現出來。所以整個宇宙人生無不從識體的種子所表現。這宗和唯生論是有極密切的關係的。

5.唯生論：唯生論是我們國父所發明的。他說：「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要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所以國父遺教最重要的一部份，就是民生主義。在世間一切哲學之中，以這個為最正確。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

以上把五大類的哲學作個概論之後，現在說到國父的心物合一論了。根據「軍人精神教育」一書，有這樣說：「總括宇宙現象，不外精神物質二者。精神雖與物質絕對分離，而不知二者不合為一。在中國學者，亦恒言有體有用，何謂體？即物質。何謂用？即精神。譬如人之身，五官百骸皆為體

，屬於物質。其能言語動作者，即為用，由人之精神為之。二者相輔，不可分離」。以上一段，經過幾十位黨國名流，長期討論，才決定國父遺教，是心物合一論。

現在說到佛教是心境合一的道理了。心是什麼？知覺是也。知覺本來祇有一個，那有八個呢？須知佛教是科學化的。為要使學者容易領會起見，才把一個靈明寶覺，分作八部份。那八部份呢？（一）眼識；（二）耳識；（三）鼻識；（四）舌識；（五）身識；（六）意識；（七）末那識；（八）阿賴耶識。這八個識，亦即是人們的知覺心性。心的一方面，已經說過了。現在說到境的一方面。心，既然有八種，境，當然也有八種。那八種呢？（一）眼識所關的是色境；（二）耳識所關的是聲境；（三）鼻識所關的是香境；（四）舌識所關的是味境；（五）身識所關的是觸境；（六）意識所關的是法境；（七）末那識所關的是我執境；（八）阿賴耶識所關的是根身，種子和器界境。

「境」之一字，不但是指物質而言，就是從物質發出來的顏色、聲音、香氣、臭味、冷、熱、硬、滑，及與物質接觸以後所留下來的印象，都在「境」一字的範圍。因此，「境」字的範圍，比較「物」一字的範圍更加廣大。

「心」和「境」是對立的，但是又怎會合一呢？根據佛教唯識論說，衆生的第八阿賴耶識，從本身幻出見分和相分。見分即是精神；相分即是物質。見分和相分都從阿賴耶識的本體產生的。譬如蝸牛頭上的兩隻角，在兩隻角沒有伸出以前，不過是一個蝸牛頭，並沒有什麼蝸牛角。但是蝸牛的意思一動，便會伸出兩隻角來，等到縮進去以後，還是一個蝸牛頭。唯識論所證實的見分和相分，也是這樣；因為阿賴耶識能含藏精神和物質的種子。即如飛林片上所留下的痕跡一樣。倘若遇着有關係

的助緣，那精神和物質的兩部份，便會從識的本體上發現出來。因此，佛教唯識學，真正是心境合一論。

根據法華法師的「唯識史觀及其省察」(第二十頁、第六條)有這樣說：「……若是從識的產生上說，吾人之心識，是依緣根境光明物質等衆多關係而生起的。這是二元論和多元論。然而識和境是不相離，故說識外無境，以識最勝，故名唯識。這是實事緣生的道理，可以說是心境合一論」。

又此書第一八三頁(丁)項說：「一切心和一切心所法，都要依緣六根才能生起。因此唯識學是心境合一論」。

法華法師於民國三十九年六月間，在香港南唯識學時，已提出唯識學是心境合一論。可是自由中國的黨國名流，係於四十年元月十七日，才決定國父遺教是心物合一論。兩者並沒有互相抄襲之嫌。筆者亦不是牽強附會。不過佛教的道理與國父遺教，確有彼此暗合之處。正所謂英雄所見略同了。

心境合一的道理，上面已經說過了。現在談到佛教是唯生論。什麼是唯生論呢？就是一切衆生，從生至老，從老至死，沒有一時一刻不去求生存的。既有生存，那末，死亦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死了之後，還是要去投生的。投生之說，在近世的知識份子認為是純謬之談，但事實是這樣，誰也不能否定的。照儒書所載投生之事，已經數見不鮮了。即如晉朝的羊祐，他的前身原是李家的小孩。假若當時發明了指紋術的話，先把李家小孩的指紋留下一個模型，再把羊祐的指紋測驗一下，便可以證明他是李家小孩的身。可惜當時沒有指紋術的發明，而且又沒有人肯去悉心研究。可見一切衆生在生死輪迴之中，無時不去求生存，雖然受盡了無量痛苦，求生是免不了的。這不過是指得地凡夫的分段生死而說。至於菩薩方面，爲着廣度衆生，圓滿菩提，不斷三寶，也是身去身來，長途僕僕的。所以永嘉禪師證道歌說：「誰無念，誰無生？若是無生無

不生」。可知佛教真正是徹底的唯生論。

既然是徹底的唯生論，就要把染污的世界，變作清淨的世界；把痛苦的人生，變作快樂的人生！所以真正的佛教徒一方面要努力求生西方淨土，一方面還要努力求生淨化人間。除却修學時期。否則就不要躲藏在深山古寺之中，離世獨立；也不要墨守成法，與世相違；必須以種種因緣，混入世間，利用語言、文字、圖畫、書畫、雕刻、建築、音樂、歌唱、技巧、遊戲、醫藥、學術等等，百千萬種方便，順着衆生各各不同的心理和環境，宣揚佛法，引導正道，跳出輪迴。就是犧牲了無量無數的頭目髓腦，血肉皮骨，積如丘山，在所不計，這才是大乘菩薩的悲願。因爲這個世間是積生父母眷屬長期陷入的牢獄，也是十方菩薩常來化度的道場。假使三寶滅了，正法斷了，不但積生父母眷屬無法出離，就是菩薩也有隔陰之迷，於漫漫長夜之中失去了照路的明燈，就變了迷途的羔羊，那不是可悲可憐嗎？菩薩有淨化人間，紹隆三寶的責任，所以要不斷去求生存。求生存，就不能不乞食以資幻身，乞食以資慧命。因此，佛教是最徹底的唯生論者。古往今來，不知多少偉大人物，都是再來菩薩。即如偉大的國父，也是不可思議的。根據黨國元老鄧家彥先生說：「我在北平，聽過很多人說國父的前身，原本是個洞天古佛」。是不是古佛呢，姑且勿論。祇看他在普陀山慧濟寺，便有許多聖衆去迎接他。可知國父最低限度，亦是個再來菩薩。不然，怎會有那麼仁慈勇智，件件俱全呢？不過我們肉眼凡夫看不出菩薩的密行吧了！因此，國父遺教與佛教的道理，有很多相同之處，並不是偶然的事。

(上接第十八頁)
史中也是第一次，儘管各處都舉傳戒大典，然都未知這舉行這種古佛生涯的托鉢的儀式，許多新戒老戒，人皆歡喜，所以古的儀式搬上新的環境，極富有啓發好古敬古慕古的情緒！

十、歡喜而來，揮淚而返
基隆是東方的雨港，一年三百六十日，難有九十天好天，所以要在基隆想好天，真是難得。靈泉寺在山裏，更是感覺雨苦。說來也奇怪，一個月戒期中僅僅下了幾天雨，並且於戒期中最重要日子都是好天，三月十五日沙彌戒，二十二日比丘戒，二十八日五戒，這三個戒期要日子，一天都是傾盆大雨，到了近日都是晴天，不能不使你心服，人有誠心，佛有感應。初一日圓滿，新戒菩薩熱香後，最怕太陽，於是上天又陰陰陣陣微雨，使各人內心喜悅清涼，菩薩戒圓滿後，終日聚在一堂一個多月，總是發生一點感情作用。先是德融長老，聽說要散期，內心說不出難過，特於散期前二日晚，德融和尚，月珠堂主等發誓。舉行懇談茶話會，款待衆新戒，並對新戒諸多勉勵，致力於佛教宣揚。圓滿日各新戒弟子告假德融長老，竟揮淚而下，各個新戒弟子，人人都有戀戀不捨之意，無奈環境使然，世間沒有不散的筵席，於是各人歡喜而來揮淚而別，揮動一月的戒期，於此圓滿結束了！

本刊收支報告

五月 份

入董事費	八二五〇〇
入捐訂費	一〇九七二〇〇
共入	一四〇六九二〇〇
支印刷費	四〇〇〇〇
支銅版費	二〇〇〇〇
支紙版費	二六二〇〇
支鐫版費	一〇〇〇〇
支校費	二〇〇〇〇
支郵資費	二〇〇〇〇
共支	一〇六六〇〇〇
結存	三三〇六九二〇〇

佛教教育

雲卿

世界佛教徒聯誼會主席馬拉悉迎拉博士
四月廿四日講於信願寺

各位善友：首先我應該說，我能够有這種機會來這裏作第二次的探訪，是感覺非常喜慰的。在一九五二年我同其他的錫蘭代表，因赴日本第二次世界佛教徒聯誼會會議，曾經在這裏作第一次的逗留，我還記得你們當時對我們所表現的親善的態度和那種熱烈的歡迎。現在我又第二次重踏此地，我懷着特種的心情來向性願老法師致意，同時我也向瑞今法師及蘇行三先生他們致敬，這兩位熱誠促進世界佛教的早日實現的佛陀使者，菲律賓的佛教徒，在三十多年前，實無佛教可言，但是現在菲律賓的佛教徒已經在數千人之上了。

外界所認識的菲律賓，是一個天主教國，佛教能够在這方面得到宣揚，甚至擁有數千信衆，實在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就你們那方面說，更應該是一個莫大的成功，我們不會忘記，當佛教初次於二千五百年前，在印度伸其曙光於人世的時候，只有五百位比丘，哈囉佛陀的法理。現在呢全世界已經有五百億的人民是佛教徒。換一句話說目前的人類有五分之二是佛弟子，也就是說每五個人的中間，有一位是我們的同道。事實上，佛教所擁有的信衆是超過任何其他宗教的！

在最初期的時候，佛教只有傳揚於印度，但是時到現在，它已經有成為世界宗教的趨勢。它的信徒是不可算數的散居在世界的一角。無可否認的，我會經一度去過美國，他們那時已經建築有許多寺院。但是當去年我重遊舊地的時候，我觀察到他們又新組織了許多佛教社團和機關。由美國我順便遊到非洲，他們那裏也已經在開始着佛教的花蕊，根據這些事實，我們可以知道，佛教在每一個角落，已經漸漸在築起它的堡壘。你們這裏的信徒雖

然並不算多，但是却有着強大的希望，可以隨時增加，隨時進步，因為你們是擁有世界大部份信衆的大家庭中的一份子，由它的幫助，你們可以得到精進的力量。

以世界佛教徒聯誼會會長的資格，我光榮的代表各分會，恭祝各位快樂，同時希望你們把所有的困難或是問題向我們傾訴，讓我們能够有機會幫忙你們於萬一。

差不多在一小時以前，當我在參觀你們舉行佛教儀式的禮拜及做功課的時候，一種愉快的心情襲上我的心頭，因為你們的儀式，和我們本國的太相似了，錫蘭的禮拜程序是每當禮誦完滿的時候，由一位德學兼優的比丘，宣誦佛法，希望把真理傳給每一位信徒，讓他們都能够聽聞受益，同時悉心實踐，他們所學習的一切。

無可否認，一切智識可以從書本上得來，但是明顯的事實是，有多少人願意閱讀？爲了這一點，所以我們必須儘量灌輸兒童以佛學的智識，讓他們對這至高無上的法理能够從小保留一種不可磨滅的印象。佛陀的教訓，並不像普通的一本書，千百遍的讀誦，單求了解，還是不夠的。它的基本原則，還是着重於切實的力行，我們所信仰的理論，如辨別善惡，修身行善，依教奉行。所以說，佛教的兒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佛教兒童，應該讓其在佛教氣氛中長大，就是這個意思，談到這裏，我真誠的向你們請求，希望你們能够及早創辦佛教學校，培育佛教英才，這是最要緊的。

對我這個提議，我知道你們一定會提出許多問題，你們一定會解釋說有許多困難，好像說沒有基金，人才、校舍，以及開始怎樣的困難等等，這些

都是事實，但是現在就讓我來把我們錫蘭開拓時期的經過講給你們聽吧！

佛教傳入錫蘭差不多是在二千年前，在古代的時候，每個寺院都附設有一所學校，招收隣居的兒童讀書。在公元一九零五年葡萄牙人侵佔了錫蘭，他們焚毀了我們的一切寺院，殘殺了無辜的平民，毀滅了佛教，並且企圖將他們所信奉的天主教傳給我們。一百年後他們離開了，但是接踵而來的便是荷蘭人，他們這一群對我們的損害，是比葡萄牙人更慘的，繼荷蘭人侵略的一世紀後，便是英國人的來臨。這樣，在將近四百年的期間中，錫蘭是接二連三的生活在三個強勢力的鐵蹄下。他們每一個國家都想滅我們的宗教——佛教。在那個時候，一切寺岩和學校都被解散，每一位錫蘭人，如果想在社會上活動，而獲得相當的地位，他必須先受洗禮，假如男女要結婚呢，也必須先奉行這個儀式，他們這種強權的手段，留給我們的傷痕太深刻了，所以時到現在，也還有許多良好的佛教徒，尚且用着異教的名姓，好像鐘士、依示密、喬治等。

由於他們的強權政策，所以有一個時期，錫蘭幾乎沒有出家人的存在，後來還得由鄰邦——如泰國、緬甸等，敦請高僧，人們當時都沒有勇氣承認自己是佛教徒，每以爲這是一種恥辱，在法庭上他們寧用異教姓名，比較覺得光榮，有的甚且宣誓，否認自己的真實宗教，如果要想求學，他們得到異教學校去。佛教那時，幾乎成爲一個死的宗教。但是可笑的事情可就由此而發生。三個強權的勢力在銷蘭所設立的政府，組織了一個所謂宗教署，署長負責向人民抽稅，利用這些稅務，創辦和接濟一切的學校，他們索款要向佛教徒，但是創辦和接濟的却是天主教的學校，佛教當時在錫蘭的厄難，就步到如此的極端！

當我在小學求學的時期，還有許多人認爲宣布自己真實的信仰，或承認是佛教徒，是一種慚愧的事情；同學們被詢問時，大都否認他們是佛教徒，但是我是從小在佛教家庭中長大的，所以當被反問，我據

實承認自己的宗教，這樣一來，就引起了他們的恥笑。當時的情景，佛教實在太慘了，所以在七十年前，甚至有一位有名的律師，斷言五十年後，錫蘭的佛教，必定會全部被根絕，可是時間會改變一切，差不多在半世紀前，有幾位在社會上活動的佛教僧人和信徒們，眼看這真理之光將要被毀滅，便決心共同努力，拯救這個危機於萬一。首先，他們同意創辦一所佛教學校。為了工作的需要，他們便四出弘法，把佛陀的教義，到處宣揚，但是他們這種舉動，却受到人們的反對；有的甚至跟他們為難，毆打他們，然而，這熱心的一群，却都滿不在乎。

創辦學校需要基金，而他們又分文全無，於是開始召開一次的會議，可是赴會的人，又都是些無資產的熱心家，因為社會上的富翁，大部份都已成為異教徒了。雖然如此，他們却並不怕，決心克復一切困難，務求達到目的為止。儘管缺乏經濟的來源，但是大家以各盡所能，不遺餘力的貢獻自己所有的一切。當會議進行時，突然在人群中，有一位賣藥的老婦人，靜止的站起來，從她的手袋中，倒出她所有的積蓄，一個一元的錫幣，來捐助學校的成功。她的神聖的舉動太感人了，大家都受了她的影響而踴躍響應，於是那所理想的佛教學校，便於六十年前，在這一間羅比號的舊址下成立起來了。

之後，佛教徒們又開辦了第二所學校，佛教由是逐漸在興盛中，一直到六十年後的今天，錫蘭已經有二百多所佛教學校。我們的佛教教育，最初以一個羅比的力量，而美觀起來，但是到了去年，我們已經有一所價值三百億羅比的大規模的學校在建業中了！

曾經有一個時期，所有的佛教徒，都沒有能力升入大學，但是現在呢，在每年各大學的報名單上，都有兩百多位的學生是佛弟子，明顯的事實是，在去年各大學最優秀的畢業生中，有兩位是佛教徒。

當我還在求學時代，要想找到一位佛教的醫生，律師，或是博士，簡直是幻想。但是現在呢，這

些人却是隨時隨地都可以遇到了！

或者你們會覺得奇怪，我為什麼把這些事拿到這裏來講，這是我希望你們從這些事實上去學習。有許多佛教徒的父母，總喜歡把自己的子女送進異教的學校去讀書，推說他們的校舍大，用具整齊，基金堅固，教師優秀為理由。事實上，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教師得平心的想一想，同時，明確的記住，沒有一個吸收別人的乳水的孩子，會感到自己母親的慈愛的偉大，任何一個有自尊心的，都不會讓自己的子女去受異教的教育，去受那些刻薄別人，以成全自己的教育，去受那些想殲滅佛教種子的殘忍者的教育！

時機早已成熟，我們應該共同覺悟，面向事實。假使我們希望第二代繼承我們的遺志，假如我們希望第二代歸信佛陀，現在便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時候，必須創辦學校，從小學漸漸的到大學，在開始的時期，一切或者會比較困難，地方可能會很狹小，但是我們可以建築多層的樓房。基金或者會很狹小，但是我們求大家向錫蘭學習，由一個羅比做起，一直成功到幾百億錫幣所築成的大規模學校。俗語說：「滴水成池，積沙成丘」。願我們都能從腳踏實地做起！

我曾經有一個時期，做過一次的校長，當我們開始創辦那所學校的時候，大家都是毫無積蓄的。於是我和學生們，便在街上售賣國旗。每面國旗賣了一個羅比，我們居然能夠積蓄數百元錢的金錢，於是這些金錢便成為我們學校的基金。

我現在所對你們講的，並不是一些不可能實現的玄妙理論，更不是一些我自己所不會做到，或是不會經驗到的事情，我希望我們能夠互相勉勵，互相學習。

最後，我深深覺得，侵佔了你們這麼多的時間，對你們談了這些對你們也許認為沒有裨益的事情，實在對你們不住。那麼，就讓我在這裏向各位懇求，為了我們的下一代，不要遲疑的，趕快開始，熱心的創辦學校吧！一切，不要容許我們再停留，時間是寶貴的，每一天的空過，便是一天的消耗，讓我們都來開始吧，從今天做起，假使可能的話！讓我們謝各位，同時祝你們快樂，健康，和成功。

(上接第十三頁)

而不唯物者，心外之神，即同於物。故唯物與唯神，似相反而實相成，要皆使人銷除本性，泯沒良知而聽外界之支配。此豈一國家一民族之盛衰，直使全人類文明之進步，受其影響。所幸人心之是非，不皆因外力之強弱而轉移。猶憶往年客居津時，親串家有僕其狗，每日必痛擊之。鄰有西人責僕曰：「吾誠不忍聞其哀號之慘，汝復然者，必有以懲爾。」此不忍之心，人心所同，西人性直，故運予語實。然則此僕獨不具人性耶？則吾慨夫近百年來，由於國將不國，國民亦多失其本性，喪其良知。即如虐待動物之謂，各文明國皆然，我國亦曾仿效。就中外之習慣環境而論。西人崇拜唯神，動物現無靈魂，何妨虐待？亦可言神道動物，所以供人虐待者，而我國素秉儒釋道教，人皆開仁恕。是虐待動物之事，在西洋將禁不勝禁，在我國應不禁而止。而事實適得其反，各文明國內，早已不禁而止，我國恰禁不勝禁，唯有聽其自然，香港澳門為中外雜居之地。西人執行此法特嚴，重疊載豬有罰，倒捉雞鴨有罰，被罰者皆為華人。而華報對此輿論熱烈，以為愛物而不愛人。其所持理論，無非唯物者之嘆餘。是我近年因國格之驟降，致人格之變質非虛也。人而舍內逐外，忘其本心。唯物學說足以使之動搖，唯神學說亦足以使之動搖。及今日唯神學說，絕對壓倒之優勢與三十年前之唯物學說，有何區別？若其軍內輕外，質諸本心，不惟唯物學說，不能行其欺騙，即唯神學說，亦不能久於羈縻。試觀今日西洋提倡愛物反屠，種種之組織，風起雲湧，深契東方儒釋精義，而我國人輕棄家珍，不可理喻，必待萬物一體，衆生平等之說，傳遍西洋，始有望與進步之可能？如婦女守節撫孤，久為我國美德，三十年來，棄若敝屣，遠阮陳彩蓮，譽滿美國，我國人始從而和之。喪失自信力之民族，此種現象，不足異也。弟對於此理，尋繹已久，年來東塗西抹，在各佛教刊物發表，欲求一二好學深思之士

認識自己本來面目

唐湘清

四十四年五月八日講於臺中監獄

我常對大家說，監獄是病院，廣義的說，我們這世界就是一個大病院，這病並不是指肉體上的病，而是指精神上的心病。所謂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人的過錯及缺點就是毛病，所以也可說，人非聖賢，孰能無病，既然世界上的人不是聖賢，每一個人都免不了有過錯的毛病，那麼我們這整個的世界就是一個大病院，其理由是很充分的。究竟怎樣叫做病呢？凡是失去了本來的面目，就叫作病，譬如以肉體而言，皮膚的本來面目，是沒有瘡癤毒瘡的，倘若生了瘡癤毒瘡，失去了皮膚的本來面目，即成了病，肉體上的病固然是如此，精神上的心病亦何獨不然；我們的心本來清淨，本來光明，本不生滅，本無動搖，這是心的本來面目，倘若迷失了本心，因而起了貪婪、瞋恨、愚癡、傲慢、疑惑、等等各種不良的心，就失去了心的本來面目，這樣發生了病變的心，罪惡即由之而起，我們既知罪惡是由心病而起，那麼要滅除罪惡，就應澈底根治心病，使心的本來面目能顯現起來。儒家四書的大學上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書經康誥篇說：「克明德」，這都是使人明白自己本有的清淨光明德性。這種各人原有的光明清淨德性，在中庸上叫做「天命之性」，在禮運叫做「天生之德」，所謂「天命」與「天生」，也就是本有本具的意思，在佛家叫做一切眾生本具的佛性。儒家「明明德」的道理，也即佛家明心見性的道理，都無非要人認識自己的本來面目。從前禪宗五祖弘忍大師，爲了要試驗他的弟子是否明心見性，令各作一偈，起先他的大弟子神秀和尚作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但五祖忍大師對於這首偈並不滿意；後來另一弟子惠能和尚亦作一偈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

物，何處惹塵埃」！五祖對於這首偈，竟大加讚賞，認爲已徹悟本性，乃將衣鉢傳給他，惠能和尚就成爲中國禪宗的六祖。我們現在要研究，爲什麼五祖不能滿意神秀和尚的偈？六祖惠能大師的偈究有什麼高明呢？要說明這道理，我現在把肉體上的疾病來譬喻，如果皮膚失去了本來面目而生毒瘡，決不是用紅藥水擦抹掉一些膿血所能奏效，必須用開刀割治的方法，方能除去毒瘡，顯現皮膚的本來面目。我們這對境生心起惑造罪的妄心，也好比是毒瘡，若用神秀和尚所說「時時勤拂拭」的辦法，好比在毒瘡上用些紅藥水擦抹，雖不無微益，但不能根治，而六祖惠能大師所說「本來無一物」的道理，才是開刀割治毒瘡的根本辦法，能使本來面目顯時顯現。好比皮膚上本來是乾乾淨淨的，既沒有毒瘡，何處會惹有膿血，紅藥水就成爲多餘的了。煩惱塵勞就是毒瘡，只要把煩惱塵勞打破，即能顯現本來面目，所以六祖惠能大師說：「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會有一位古德於參禪大悟後作一偈云：「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忽遇靈光生，照破山河萬朵」。這首偈中所說的神珠，就是指我們各人自心中原有的天真佛，所以我們要成佛成聖，不必向外馳求，應以智慧時時觀照內心。布袋和尚有偈云：「吾有一尊佛，世人皆不識，不塑亦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渣灰泥，無一點彩色，人盡畫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清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希望大家讀了這一首偈，能珍重自心原有的天真佛，萬萬不可自暴自棄，把自己本位的靈性埋沒，那是萬分可惜的。佛教徒念佛及拜佛，其作用也是把自心隱藏的天真佛呼喚起來，能明白這道理，念佛及拜佛才能得到真實的受用。

互相切磋而卒不易得。弟非不能移此筆墨，改寫他稿，得些須費用，以濟朝夕。願念惟有此事爲宇宙不二之理，儒佛主敬之志，人類美德之源，世界久安之道。願欲竭其不肯才力，以期有所開發，有所推動，故終不以彼易此，雖他人斥爲頑固，笑爲腐化，評爲迷信，譏爲退步，所不計也。華嚴經云：「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豈惟報佛恩也，將以報孔孟之遺教，報國家之厚恩，報衆生之厚恩，凡所有恩，無不總報，餘年既多，敢不自勉。我兄知我有志，是以佈其縷縷。關於印藏經事，我兄早有同願，弟近因藝文印書館影印十三經四史發售預約，因以大正藏之正藏洋裝五十五冊，加以比較，每冊臺幣六十元以內，可以辦到。若按按月出書辦法，每月繳款壹佰元，以六十元取書一冊，五十五個月償滿書齊，似爲多數寺廟及私人力所能辦。若能售出一千部，即可開印（依十三經四史之例）。此專指大正藏之正藏而言，其內容已較校勘頻頗等，多三分之二以上。續藏皆日本著作，印否另作計劃，弟已擬一方案，在五月份中國佛教發表，至於千部預約，如何達成，全賴善信協助。擬在南洋方面，普遍宣傳，並在臺灣發起一本一藏運動。至於印刷及發行，是否委託藝文印書館辦理，亦待研究。弟不過建議而已，吾兄若能出其鼎力，主持進行，庶此事實有實現之望。又此建議僅係照大正藏影印，並非新編。因新編需更多之人力財力，非我輩所能爲役。嘗寫至此，又憶及南洋大學，中途停辦之事。某僑領袖志在振興中國文化，提倡東方道德。若爲文化道德設想，尙有進於編印佛藏者乎？以某僑領袖之力，若肯延聘通家，編印漢文大藏。現在材料之豐富，印刷之發達，必超大正藏而上之，爲佛教放一異彩，誠乃希世之高行，不朽之盛業。某僑領袖不此之圖，經辦種種條件不備之大學，結果鏡花水月，一場空虛，徒惹若干閒氣，一何可嘆？有心者無力，有力者無心。弟之建議影印大正，祇就所能範圍，聊慰佛教徒之知識飢渴而已，吾兄其何以教我？

復董正之居士書

念 生

接奉大函，長言娓娓，文生情耶？情生文耶？

承預約地藏本願經二部，已轉函一開法師查照。此經功德，說不能盡。吾兄所示，誠中肯綮。弟每謂此經為學佛人之試金石，聞者或不甚解。今試以金剛經與地藏經相提並論：人皆知金剛經而不知地藏經，金剛甚深而地藏甚淺。然有信金剛而不信地藏者，斷無有信地藏而不信金剛者。信金剛而不信地藏，每執理廢事，撥無因果，或至墮坑落堑。信地藏而更信金剛始能理事明理，注重行解，終必斷妄證真。宋世士大夫學佛之弊，聆其言則高遠須彌，觀其行則日日在煩惱業障中討生活。揆其實際，無非甘食悅色，不出五欲窠臼，而談言說妙，以飾其非。曾子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不能為儒，安能為佛？然此猶知有無上大法，僅不能自制其私。若今世則異學雜說，更有足以便其私者，遂併此無上大法，而悉予抹煞。世道愈非，人心愈陷，茫茫來日，未知所屆。所謂足便其私之說，一曰唯物，二曰唯神，二者皆非聖人之道。蓋聖人之道，發於天性，本諸良知，實言之，則仁而已。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謂仁合於人，是即為道。然則何以爲仁！則不忍之心是也。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夫乍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仁也。試問乍見孺子入井，是否亦有怵惕惻隱之心？若曰：無之，則齊宣王何以不忍牛之斃？孟子何以稱之曰仁？若曰有之，是知仁之心，本無人物之分。孟子急於救世，僅言不忍人之心，不言不忍物之心。然又曰：「親之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由人而物，不違一念之推廣。果其不動於欲，不蔽於私，雖於物有所不忍。若其動於欲，蔽於私，雖於人亦可忍也。儒教發揮此理最切者，莫過於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謂由人之性而成人之道，立人之教。人之性

與物之性不同，物之最上者僅能愛其同類，人之最下者，亦能兼愛異類。僅愛同類者私也，兼愛異類者公也。仁無不公，公無不仁。人之仁與天地同，故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以育萬物，育萬物者，即兼愛異類之謂也。若僅愛同類而不愛異類，則非育萬物而實害萬物，以此而位天地之中，號三才之一，則虎豹豺狼，無不可自居於天地之中，三才之一，而人之所以貴於萬物者，又何在乎？又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故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謂好生惡死，趨利避害，始於夫婦之昏然，而極於飛潛之一種，孔子所以爲天下學上達。程子於此悟得活潑潑地四字，然則射鵰烹魚，尙得爲活潑潑地乎？人願活潑潑地，物不願活潑潑地乎？又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再釋明「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所以爲最高境界。然則羔羊牛羊，庖廚膳饌，可以爲盡物之性耶？又曰：「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凡有血氣四字，包括一切有生之物。因受至仁之感召而來尊親，非釋迦之普度含識，安能有此境界？配天曰「天地位焉」，「與天地參」之意。儒教言配天，佛教稱天中天，儒教亦有「先天而天弗違」之語，即所謂天中天也。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至誠無偽，發於內心，建大經，立大本，所謂大經大本者，仁也。因其爲仁，故知天地之化育而無所偏倚。何謂偏倚，凡動於欲蔽於私者皆是。續言：「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至仁之心，如淵之不竭，如天之無缺。釋迦之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庶乎近

之。續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達天德者，即是「知天地之化育。」亦即「天地位焉」，「與天地參。」此儒教之最高標準，亦即佛教之大乘思想。言之雖遠其極，而行之有所不至。孔子所能行者，僅達於約不絕，而不窮宿，埋馬以帷，埋狗以蓋。中庸稱孔子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一「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試問釣與弋非相害耶。則以當時茹毛飲血之習慣，弱肉強食之環境，有未能一舉而盡革其非者。故孟子雖言「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而又不不得不主張「魚豢不可勝食」，「老者衣帛食肉。」聖賢救世深心，不欲過立崖岸，使人望而却步。但又明示趨向，極端主張仁德之重要，使人求之於心而自知之。莊子記顏子告孔子自稱不飲酒，不茹葷者三月，論語記孔子稱顏子三月不違仁兩書所載，實爲一事。孔子又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非指持齋戒殺，何必就食而言？又謂：「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欲仁斯仁至矣。」韋希之士，仁之可見於事者，惟飲食日皆然，若不由此表達，安能俯拾即是？又顏子三月不違，諸子曰月至焉，是顏子在三月之外，諸子在日月之中，必有違仁之心，違仁之事，其果何所指乎？惟屠殺生物，爲習慣環境所不能免，若不指此而別有所指，則以顏子及諸子之賢，未見其然。後世不以屠殺生物爲不仁，於是每人自命累月經年無違仁之心，違仁之事，勝於顏子及諸子遠甚，則聖人之言，遂至不可索解。此不可不深長思也。素食不殺，心安理得，實佛教之一大發明。孔子之時，未有此事，顏子三月素食，已爲難能可貴。然則三月之後如何？故孔子教以心齋坐忘，雖食肉而不作肉想，其非出於親殺，更不待言，猶佛教之許食三淨五淨九淨也。孔子雖食肉，殆無日不在心齋坐忘，斷非欲食之人，所得藉口。抑孔子亦不常食肉，論語記「沽酒市脯不食」，是必特殺而後食。載禮記「士無故不殺犬豕」，孔子自處於士，是非祭祀必不特殺。然則孔子所食者，幾乎限於祭肉。論語記孔子食肉種種講求，猶後人偶食

珍物，鄭重其事之意。腐儒乃以爲孔子日日食肉，又舉會子曾元養父每食必有酒肉爲說。不知彼乃市脯，爲孔子所不食。且觀其「必請所與」與「將以復進」，亦見彼時肉非常饌，不似後代之殘忍奢侈也。清儒劉寶楠作論語正義，本周禮記三舉解，「齋必變食」，爲改食美饌。周禮之說，本不可信。劉氏之言，於諸書皆無據，且亦不合情理，祇供好奇者之損充，不仁思想耳。聖人殷殷垂訓以仁，後儒非無知者。程明道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王陽明曰：「大人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是與佛教之衆生平等，有何區別？而儒家狃於口體之享受，貨財之封殖，其上有焉者，能言而不能行，下焉者，則更游離其說，修飾其辭，以償欲而達私。至謂孔孟本不素食，二氏乃有殺戒。抑知孔孟乃時不可爲，非理不應爲。釋迦雖毅然戒殺，而小乘法中，仍有三淨五淨九淨之開許。楞嚴經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須漸除，因次第盡。」中庸言理，故造其極致，論語紀事，故限於可能。儒佛兩教，皆由恕而仁，由仁而聖，由聖而神。儒教偏談仁恕，佛教偏談聖神，儒教末流，恕仁對象，限於人類之自私，致聖神境界，亦空虛而不切實際。未有不以天地至公爲量，而可稱恕仁聖神者，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聖則吾不能。」非其學之未充，養之未至，乃當時之習慣環境，有所不可。釋迦則破除一切，以避世離俗之法行之，以求止於至善。孔子委曲以接物，釋迦精一以明道。二教施設不同而宗旨如一。皆欲發揮萬物一體之仁，以上達於聖神之域。王陽明曰：「其一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爲恕，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爲仁，此八字皆踐萬物而言，猶言彼也。恕與仁乃一而二而一者。發乎天性，本於良知。恕於人不恕於物，仁於人不仁於物，非天性之正，良知之全，此驗之於每人之心而無可疑者。夫能恕與仁，則謀國必忠，事親必孝，交友必信，接物必慈，有人不孝於親而欲其忠於國，

不信於友而欲其孝於親，事所難能。然則不慈於物而欲其信於友，孝於親，忠於國，又豈理之所許。拘墟之儒，每於前三者發揮盡致，獨於後一以其有碍己私，不肯暢言。夫物與人同有血氣同有知覺，同解苦樂，同解趨避，特體貌之殊耳。而人與人體貌亦不盡同，仁恕之施，豈以體貌爲選擇哉？歷代仁道之不明，世風之不止，職此之由。聖賢立教，惟在發揮每人天賦之仁，異端曲說，則惟泯消泯每人天賦之仁。拘墟之儒，主張仁於人不仁於物，亦泯消之一法，然言之不能不有故，持之不能不有理。其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者，莫過於唯物學說與唯神學說。唯物學說，禍速而易見，唯神學說，禍緩而難知。今日有識之士，對於唯物學說，口誅筆伐者不一其人，不待贅論。而唯神學說，與拘墟之儒所主張者相同，輔之以神權思想，遂使天賦之仁，易於泯消。如見牛之辛苦耕作，犬之忠勤守衛，以及家畜之依戀主人，野畜之飲啄自然。一旦取而殺之，莫不殺戮求生，哀號嗷救。雖寡學無識之人，皆惻然有所不忍。不遑自解於口體之養，生計之累。其爲動於欲蔽於私，蓋無可辯而亦不深辯。此一念之不忍，乃本於天性發乎良知，擴而充之，爲希賢作聖之基，博施濟衆之始。而唯神學說者則謂之曰，汝勿以不忍爲也。神之統與人同，愛人而不愛物。人有靈魂，而物無靈魂。物由神造，所以供人食者，汝勿以不忍爲也。於是聞者有以自解，而不忍之心以亡。是猶人入意中以爲殺人有罪，而殺人者，亦憐憫自謂有罪。若臨以王命，斷曰無罪，則殺者遂自以爲無罪矣。不忍之心既亡，由忍於物而忍於人，殺機遂不可止。試觀西洋宗教之爭，不恤殺人流血以達之。夫彼之教謂神不愛物，不能謂神不愛人。神既愛人，而殺人流血以殉教爭，寧非大違神意。是可見忍於物必忍於人，雖神權無力阻止。蘇子曰：「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吾則曰：其師殺物自恣其徒必且殺人。是以西洋宗教傳播二千年，而變亂相尋，侵奪不已，倡始者，豈不以救世爲心，而一念之差遂就常人私欲而爲之解，又何異於

抱薪而救火耶？一或曰：宗教之力，禁暴息爭，必以舉世一致爲起點。否則我不暴而彼獨暴，我不爭而彼獨爭，徐偃王行仁義卒亡其國，衆濁獨清，衆醉獨醒，殆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是說固然，然西洋宗教，本身猶不能禁暴息爭，縱使舉世奉行，其不能移風易俗，可以斷言。若佛教宗派之多，不減西教，所學各殊，所居各異，充其量至於分河飲水，充其量至於歎異異居，未有以殺人流血，從事教爭者。則徹底之戒，與局部之愛，流風所被，固有不同。今欲求遠太平無爲之盛，於二教果何取乎？且唯神學說，所以摧毀人類不忍之心者，實爲一教之私意，而非天下之公言。謂神之貌與人同故愛人，是神之己私而非公言。謂人有靈魂，物無靈魂，由今日動物學之發達，證明多數動物，知識不亞於人，鳥在其無靈魂也。謂神造物以供人食，則必凡物皆日入鼎俎，樂受屠割而後可，何以奔避揮扎殺解哀號，與人之遇難無異？凡此諸說，不值一辯。人食一切生物，而虎則食人，人不自知其殘忍，而未有不知虎之殘忍。使虎亦以宗教口吻爲之說曰：「神之貌與虎同，故愛虎而不愛人。虎有靈魂，而人無靈魂。人由神造，所以供虎食者，豈不居然自完其說？而是不足以解於虎之食人，又豈足以解於人之食一切生物哉？況人之天性良知非虎比也。虎之秉賦，能愛其同類，食人猶有可說。人之秉賦，自然普愛異類，乃所以參天地育萬物，爲虎所不及者。何違其本心，自同於虎而效其所爲乎？惟神學說，假借神權，爲荒謬無稽之說，直接消滅人心之秉彝，間接促進世界之殺劫。不但違佛，抑併違儒。我國人不加深思，趨之若鶩。今者彼更利用時局動盪，挾物資引誘之力，無異於排山倒海。行見儒釋兩教，因而晦塞，人人失其本心，而不知有所謂參天地，育萬物者。即秉賦稍厚，不忍之心猶存，亦必自矜其照應爲仁，不足以上副神意，務在伐採掘根而後已。此誠可與唯物學說一倡一和，殊途同歸。未有唯物而不唯神者，彼所奉萬能之領袖，即同於神。亦未有唯神（下轉第十頁）

翻譯文體

今天，我們打開書、報、雜誌，觸目都是翻譯文章；它們的內容、性質雖有不同，文體却都大抵相似，這種文體，我們可稱之為翻譯文體。

翻譯文體的起源很早，可以包攬形成於魏、晉、南北朝時的譯經文體。

最初的譯經，是採取繙譯方式，譯文效法老莊，略近兩漢；後來由於歷代的譯經大師們，一再「加文飾，令易曉，不失本義」相勉，遂使譯文逐漸走上臻實平易的道路，所謂譯經的新文體，也因此而形成。

形成譯經文體的背景有二：①初期主譯佛經的人，大多是外國人，助譯的多是民間信徒。他們對經的態度一致，重視傳真，正確和易曉。如果對原文有不懂的地方，他們寧願不翻；如果沒有合適的文體可供利用，他們寧違背我國的文學傳統，另創新文體。②原文的文體，跟我國當時所有的文體，都不相同，佶屈聱牙的兩漢假古文，和矯揉造作的南北朝騷優文，都不適合譯經的要求，迫使譯經的人非另創新文體不可。

譯經文體的主要特色是口語化，不避俗字作聲。這對我國後來通俗文學的發展，影響很大。譯經中有很多當時流行的名詞和口語，如眉毛（成具光明定意經）、床鋪（佛本行集經）、鑰匙（雜寶藏經）、店肆（中阿含經）、欺侮（勝天王般若經）、調戲（解說通論）、抬舉（舍利弗阿毗曇論）、痕跡（解說通論）等（見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直到今天，還是很流行。其次，梵文注重形式上的佈局和結構，跟我國後代彈詞、平話、小說、戲劇的發達，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佛經中的文和偈，夾雜並用，對後來的文學體裁也有影響（見胡適『白話文學史』）。

譯經事業在魏、晉、南北朝時，很受重視，但譯經文體並不被注意，至少，在文學的領域中沒有它應得的地位。舉個例子說，齊末時，和佛教淵源

把莎翁的戲劇，譯成敘事體的古文。林氏的名氣大，每譯一種小說，還可以銷到幾百冊，後來，周氏兄弟用更細密的古文，直接從原

很深，博通佛典的劉碑，他在「一文心雕龍」中反對當時文體的雕琢作風，就可能是由於受譯經文體的影響。但他在討論文體的時候，對譯經文體，却連提都沒提到。這不一定是他的疏忽，而可能是怕受他同時代的人文責難。因為譯經文體的形成時代，正當我國貴族文學的鼎盛期。譯經文體能在當時立足，是沾佛教盛行的光，它不能被排斥，就算是很愧倖了。

譯經文體維持了一千多年，到了元朝，隨譯經事業的結束而結束。明初，西方文化輸入，開始翻譯事業的第二期。從十六世紀初到十九世紀末，這四百多年間的譯籍，都是用我國原有的古文體翻譯。這對於我國近代新文學的發展，不能不算是一大損失。關於這，我們大致可推究出幾個原因：①古文文體越通順，應用的範圍也越來越廣。②初期輸入我國的大多是西方的科學，文理較簡單；以通順的古文，編譯簡單的外文，困難自然比較少。③初期主譯的雖也多為外國人，但他們爲了想謀得傳教上的方便，儘可能遷就我國的文化傳統，對翻譯文體的很少主見。④他們努力結交我國的士大夫，因此，助譯的也多這是班人。這班人，都是由古文出身，靠古文飛黃騰達，自不會做古文的叛徒。他們對古文的忠實態度，還可能左右或影響主譯的外國人。

近代用古文譯書最有名的首推嚴復，林紘。嚴氏用古文譯西方學術，怕古文不易討好，還夾用了一些譯經的句法，但結果，他在他的「一群已權界圍」凡例中說：「海內讀吾譯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譬其根深。」無異自承他所用的文體的失敗，可惜嚴氏不知道，猶自強辯「理本奧妙，與不佞文字固無涉也。」林氏用古文譯西洋小說，鬧了不少類似「其女珠，其母下之」的笑話；尤不被人諒解的是他把莎翁的戲劇，譯成敘事體的古文。

林氏的名氣大，每闢一種小說，遠可以銷到幾百冊，後來，周氏兄弟用更細密的古文，直接從原

文台譯的「域外小說集」，在出版後的十年中，僅銷了二十一冊；可見讀古文的越來越少，用古文譯書越來越不行，非建立新的翻譯文體不可了。

啓超，其實，梁氏的所謂「報章文體」，也可以說是革新翻譯文體的一種嘗試。他首創這種「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的新文體，一半可能是受譯經文體的影響，一半則是受日文的影响；他的若干大作、實際上都是出於繙譯方式的譯文。

一般人認為翻譯文體的形成，是由於白話文運動所促成，却不知道跟這正相反的是，白話文運動是受翻譯文體——包括譯經文體——的影響。提倡白話文的人，一方面重新估價譯經文體，建立白話文的傳統；一方面提倡翻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詞句、句法、章法、詞……一切修辭學上的方法」（見傅斯年「怎樣做白話文」），以翻譯文體為白話文的憑藉。

此外，我們還須一提的是，自十九世紀末起，西方文化的輸入重心，逐漸移到文學方面，文壇和體裁都複雜得多。林琴南不懂外文，不識原文體裁，而要翻譯我國以前所沒有的新文學，固然是鬧笑話的原因之一，古文不能勝任翻譯新文學，也是一個不容諱言的事實。這一個事實，迫使新時代的新譯人，不得不堅起文體革命的大旗，促起了白話文運動，也大有助於現代翻譯文體的形成。

今天，有些人認為白話文運動成功了，翻譯文體只要通暢就行，不必再受重視。這是一個錯誤的想法，因為白話文運動雖然成功，白話文並非盡善盡美。翻譯文體為白話文之母，不可僅以能利用白話文為滿足。譯人應該本他對白話文和原文的高度修養；一方面用最純潔的白話文去從事翻譯，一方面要儘量吸收原文文體的優點，表現其最大特色，並予以充實，改進，影響亟需滋養的白話文。

(轉載於中央日報五月八日副刊)

朱信

輪迴的實據

莫麗嫻譯

一 李家兒轉生做羊祐

晉朝有個羊祐，別名叫叔子。當他幼小的時候，拉着他的奶媽，走到一家姓李的門前，指着一棵枯樹的洞穴，要她伸手去找東西。果然，在洞穴裡找得一只金釵子。羊祐便很歡喜的對奶媽說：「媽媽，這是我前生的東西，是我前生放進去的。」奶媽莫明其妙的問道：「甚麼叫前生？你前生是誰？」羊祐說：「我前生是這家姓李的小孩子，七歲大，一下子不小心，跌下井裡去，便淹死了。」（原文出自羊祐傳）

二 盧老轉世是崔威

唐朝有個崔威，他的父親叫做崔銳。崔銳做澤潞縣的節度使。那時一個客人叫做盧老的，常常在澤潞往來，和崔銳很要好。盧老年紀大了，一天，對崔銳說道：「崔先生！你是我的知己，待我又這麼好，可是我沒有什麼報答你，我死了以後，願意投生在你的家中，做你的兒子。倘若你將來生下的兒子，口角邊有一點墨痣的，便是我了。」後來崔銳生了崔威，口角邊果然有一點墨痣的，便證明這嬰兒確是盧老的後身。（原文出自崔威傳）

三 裴師德與永禪師

唐朝房瑄，別名叫次律，在唐開元年間，做桐廬縣的縣官。有一次，他跟一個道士叫做裴師德和瑄的，旅行經過夏口，他們一起走進一間破廟，坐在松樹之下。裴師德露出很詭異的樣子，有時抬頭看看廟宇，有時低頭看看地下。奇怪！裴師德想了一個，便立即找人去替他挖地。奇怪！果然挖出一個瓦甕來。裴師德拿着一封信，是古人裴師德寄給永禪師的。裴師德半悲半喜的說道：「房老兄！你還記得麼？這不是你寄給我的信嗎？」當下他們二人正是如夢初覺，恢復了前生的記憶力，才知道房瑄是裴師德的後身，而裴和瑄是永禪師的後身了。（原文出自

明皇雜錄。後來蘇東坡有兩句詩云：「殷勤古松下，為割甕中書」。就是指這件事而言的。）

四 狗子復仇

唐朝開元年間，有個唐紹，做給事的官，和對門的中郎將李觀很要好。他對李觀禮有加；但是他的妻子看出李觀不是個好人，常常勸諫他的丈夫不要和李觀往來。唐紹說道：「我們自有我們的前因，不是你所曉得的。」後來玄宗在驪山做軍事演習，唐紹身兼禮部尚書之職。玄宗正在發號施令擊鼓催兵，還沒有打到第三次鼓，這時丞相張說叫唐紹向玄宗啓奏。唐紹上停止擊鼓。玄宗聽了不覺龍顏大怒，馬上把兵部尚書郭元振，推到太蘇旗下，要處以極刑。張說連忙啓奏道：「元振功在皇庭，皇上免他一死。」玄宗想了一想，這是唐紹冒昧啓奏所致，便赦免元振而斬唐紹。當唐紹在末遇禍以前的一晚，曾經對他的妻子說過：「賢妻呀！我前生是杜家的女兒，嫁給驪山姓王的老婆。我年十七，在燈前針黹，正在打着瞌睡，有一隻狗子跑進我的房來，碰倒我的油燈，弄髒了我的衣服，我一時怒氣沖霄，拿着剪刀向狗子刺去，那知用力過大，剪刀的一股折斷了，再去換上一股，又向他刺過去，那狗子就被我刺死了。後來我活到十九歲，便死了。現在對門的李觀是那隻狗子投胎來的。預料明天，我會有殺身之禍，而動手行刑的人，恐怕就是李觀啊！」果然，到了第二天動手行刑的人，確是李觀。起初斬下一刀，頭還沒有斬斷，再換上一刀，頭就跌下來。（原文出自李吉甫記）

五 道士轉生做牧童

唐朝的李澄之，別名叫子原，他與道士圓觀約定要從三峽取道往四川。他們正在跑馬，途中遇着一個女子，在峽邊洗紗。圓觀很焦燥地說道：「糟了！我雖然做過三世和尚，但我的業緣未盡，死生不可逃避的。」便指着那女子向李澄之吩咐道：「

這是我將來生身之所了。希望老兄於明年某月某日，從四川回來，務須到此一會，若果她生下來的小孩，向你發笑的話，那一定是我了。」從此圓觀死後的第二年，李澄之依照遺囑，前去探望。果然那女子生下一個嬰兒已經三天了。澄之請她把嬰兒抱出來，嬰兒一見澄之，很歡喜的笑了一笑！此後事隔十三年，澄之往遊孤山，正是清風明月之夜，有一個牧童，一邊敲着牛角當拍子，一邊唱着他的詩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還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唱詩的人，可能就是圓觀的後身。這故事經宋朝的蘇東坡替他作了一首傳記。

六 蘇東坡前生是五祖戒禪師

宋朝蘇老泉，有兩個兒子。一個叫東坡，一個叫子由。子由做官被貶到廣東的南安。他和當地的高僧，一個叫雲菴，一個叫聰禪師，都是很好的朋友。一晚，雲菴夢見子由由聰禪師等三人去迎接五祖戒禪師。天亮了，雲菴便去找子由，把夢中所見到的，說給他聽。話還沒有說完，聰禪師剛好又跑進來，也是說及昨夜做個相同的夢，三人便談談笑笑。忽然有人送到東坡寄來的信。打開一看，信中說及東坡已經到了奉新，早晚之間，便可以相見。於是三人立刻出城，去迎接東坡。走過二十里路，到了建安寺，剛好東坡迎面而來。大家相見之下，異常歡喜。三人便把夢中的事說了一遍。東坡說道：「我七、八歲時，常常夢見自己是一個和尚，往來於陝右途中。又我的母親，當她懷着我的時候，夢見一個僧人到我的家裡借宿。那個人生得高個個子，禪是瞎了一隻眼睛。」說到這裡，雲菴便揮手說道：「哎喲！五祖戒禪師是陝右人，也是失掉一隻眼睛的，他晚年才離開陝右，到過南安。後來在大庾廬圓寂的。照這樣算起來，有五十多年之久，而你又是四十九歲，無疑地你是戒禪師的後身了！」這段文字出於冷齋夜話。後來東坡也知道自己的前因。有詩云：「前世德雲今是我，依稀猶記妙高臺。」

基隆靈泉寺傳戒特寫 廣慈

一、月眉山上，人山人海

話說基隆靈泉寺，乃基隆市八景之一，位居群峯之中，山明水秀，故有月眉山之佳稱。該寺創建於清光緒二十九年，迄今已五十三年了。善慈老和尚為開山第一代祖師。當今德融和尚為善慈老和尚的法徒，今年適逢善慈老和尚十週年紀念，德融和尚以師恩難報，乃舉行春季傳戒大典，用報師恩。事經半月會卒的準備，自閏三月初一日開堂，四月初一日圓滿，這是靈泉寺自光復以來第一件大事，也是基隆人民最歡喜的一年。

從四脚亭到靈泉寺，約有三十分鐘步行的崎嶇的羊腸險道，拾步行而外，只有裝煤炭用的輕便車，可代步。這次到寺受戒的人，有遠至馬公、臺東、花蓮、高雄、臺南、嘉義、臺中、新竹、臺北等地區的善男信女，紛紛雲集靈泉寺，出家首二堂新戒近百名，在家五戒、菩薩戒近三百人，每日前往觀禮者約四千人，月眉山上，人山人海，寺內更是擠得水洩不通！坐鎮山門的彌勒菩薩，只是呵呵大笑！笑煞世人忙碌不休！

二、三師尊嚴，開堂威風

這次的三師：說戒阿闍黎智光法師，羯磨阿闍黎證蓮老和尚，教授阿闍黎東初大律師，都是佛教的長老。特別是智光老法師，他是月霞老法師的門人，專宗華嚴，曾與太虛大師親近楊仁山居士，為中興佛教的大德，為國內來臺的第一長老，他的門弟子，遍達各方，內多顯貴人物。證蓮老和尚為家門長老，東初法師為佛教教育家，主辦焦山佛學院，創辦中流月刊及人生雜誌，是佛教界的文化人物。其次尊證阿闍黎，覺淨法師，默如法師，靈峯法師，煮雲法師，永傑法師，文印法師，皆為佛門宿德，靈源有解脫菩薩的尊稱，煮雲法師隻身環

島弘法，特由臺東趕來，戒期未圓滿，又為基隆方面請去，似佛教中最忙的人物。

開堂隆泉，陪堂戒德，維那守戒，僧值廣慈，其次慈雲，蓮航、弘慈、嚴慈、戒視，通妙諸位引禮師最為辛勞，每日除參加作法，早晚課誦，上堂普佛，過堂而外，搬桌，掃地，佈置，照顧，每日從清晨四時起身晚至十二點，始可休息，勇於服務，毫無疲勞。尤以廣慈，弘慈，嚴慈，三法師喉音超群，每逢作法，其聲調高亢雲表，人人讚歎，堪稱佛教青年傑俊。開堂十師，性情各別，首席開堂富有保守性，每過教誨，手執桶門，威風凜凜，每一動作，左灣抹角不肯忽略，極其認真，尤以最後燒香疤，主張香要大，要生，更使新戒弟子，人人敬畏！真是不肯以佛法當人情的菩薩！

三、講持兼顧，不欺不誑

戒期，僅僅一個月，單教授作法，尚感時間不夠支配，怎麼還說到講律呢？然說戒阿闍黎最認真，要使新戒弟子多能領受戒法的大義，特請南亭法師於戒期中講授沙彌律儀，四分戒、梵網經、故每日除授教誨而外，還有兩小時課堂教授，此外教授阿闍黎，開陪堂都要輪流對新戒弟子訓話，初壇大典，章嘉大師，基隆市謝貫一市長，護戒委員孫清揚居士也都對新戒多所鼓勵。大陸傳戒，只是傳戒而不講戒，今日既傳又講，實開中國傳戒歷史上先例，殊深慶幸。同時戒期中許多規則，都經說戒阿闍黎衡量輕重及時代環境需要，以佛陀時代印度風俗習慣，不同於今日中國，故對許多不合時俗制度者，稍加刪減。譬如陪方戒期中沙彌戒以後，新戒弟子要持銀錢戒，把新戒所有金錢一齊收回，在此持銀錢戒期中，所有各施主們打齋結緣銀錢概歸堂師所有，這分明要新戒持銀錢戒，為堂師者反不持銀錢戒，並乘此機會享受特權，這未免自欺欺人，

所以說戒阿闍黎慈悲，特把這種不盡合理的制度，加以修正，所以這次對持銀錢戒不加限制，況阿含經中佛有准弟子接受施主金錢的明證。十五日以後持午不食，更屬勉強。佛陀時代過午不食，以托鉢生活，晚上不便托鉢，迦羅陀夷晚托鉢故事，更使佛陀禁止過午而食。今日中國佛教徒非托鉢生活，而戒期中終日忙碌不息，新戒弟子已十分疲憊，再持午不食，焉能支持？況一切眾生以食維持生命。諸方傳戒，每美其名曰過午不食，只是為常住省一頓晚餐，而堂師們晚上反大吃其點心，而新戒們難免飢餓，所以各堂師主張與其受戒後再開（不持午）或在背後吃點心，不如不持此戒。故對持午一點不作硬性的規定，隨人發心。這兩點算這次戒中最持色的一點。

四、佛法威儀，感折人心

說戒的傳授，純粹是一種宗教儀式，新戒一舉一動，都有軌則，就是壇場佈置，也都有規定，我極佩服歷代律宗祖師煞費苦心，製訂儀軌。各種文疏編纂，盡情合理，不繁不簡，只要能使瞭解文義，每一句一字極為感人，而禮節隆重，尤為罕見。處處尊重戒法，對引禮、堂師、二師說戒和向，每次登壇作法，都有一套不紊的禮節，而三師每次出堂登壇，那種威儀步法，極富感化力，幾乎使每個觀禮者都嘆為佛法禮節隆重，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也許就在這裡。每次登壇，都有迎請三寶證明，開示戒法，初壇懺悔的一段文詞，最為感人，「我弟子××，從於無始，以至今生，破壞三寶，作一闍提，謗大乘經，斷學殺害，弑害父母，出佛身血，污僧伽藍，破他梵行……」其聲腔最能使人省悟，對三寶誠心懺悔，恢復本來清淨心地，我想每個佛弟子只要誠心懺悔，一定能够獲清淨，戒期中我每次聽到那種誦經，感到身心空虛，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喜悅的心理。請十師禪的一堂佛事，尤為精彩隆重，我認為威儀攝化，遠超過理論，佛法能存立於中國，也許即在此吧！

五、首堂二堂，普佛上堂

幾十年來，臺灣從未傳戒，今年在臺北方面，同時就有兩處傳戒，先是十普寺，後是靈泉寺，當然十普在先，又在臺北市區，靈泉在後，又在深山，交通不便，論時間，條件理應後者不及前者。但事實相反，竟能後勝於前，實出意料之外。此次靈泉傳戒，不談其絕後，但可說空前，這是因它在山裏，比較都市清淨，真山清水秀，殿宇莊嚴，而靈泉寺派下遍達全省，善信老和尚弟子更是遍達每一階層，所以一聽到靈泉寺傳戒，人人歡喜，個個幫忙，上堂，普佛開行不休。記得大仙寺傳戒，一個戒期僅值打過一次上堂齋，這次靈泉寺每日上堂。十五日以後每日三堂，兩堂上堂，這是天下所沒有的盛況，如意齋，平齋，羅漢齋，齋等，每日掉前掛滿了供衆的紅條，新戒弟子們說：「我們在此天天等於過年，吃得真好！」首二堂戒子八十九名，五戒近三百名，人數雖不十分過多，但知識高品質好，首堂沙彌首修嚴，是佛教講習會畢業的，二堂沙彌首，是南投碧山岩的主持如學，她是日本佛教大學畢業，碧山岩經常住有三四十名，每日由她講習指導，聲譽早卓。這次她率領徒弟八九名專來受戒，她本人本不想受戒，因她目觀靈泉寺戒場殊勝，臨時發心參加受戒。所以說戒和尚，爲尊重人材，特選其爲二堂沙彌首。士林妙光寺演妙師，也是日本大學畢業，他是善慧老和尚的孫女，令她爲二班首，她們二人可謂尼衆之冠，不愧爲首領。其他各班首，都是名寺當家主持，最能符合衆望，人人信服。新戒中有兩位最年青活潑的尼衆，一是能旭，一是明宗，能旭係碧山岩出家，她說得一口流利的國語，明宗係北投法藏寺的，她的喉音等於宏鐘，每在大殿唱誦，其音調宏亮，不論三百衆五百衆他一開口就壓倒一切，尤爲稱奇！

六、水陸道場，空前絕後

水陸道場，在大陸上是家常便飯，不算稀奇，在臺灣佛教寺廟裏能够打一堂如法的水陸，一切供儀皆如大陸，而壇場莊嚴，可說空前未有。而這次參加水陸道場追荐的信衆，約有四千餘人，每日前往參觀內壇佛事者都有千餘衆，故水陸法緣殊勝，已達登峯超極，可謂絕後。十九日水陸圓滿，基隆

四脚亭等處男女老幼，來參觀送聖者，不下數千人，是日下午三時，全寺出家衆一齊參加，捧盤的，執轎的，拿燈的，敲打法器的，鳴鑼打鼓的，一時齊集靈泉寺大殿，熱鬧非凡，右繞三匝以後，從大門魚貫而出，參觀者早在山門外等候，滿山遍野都是人，可謂奇觀。再如送聖者的莊嚴行列，頓使月眉山上，成爲極樂世界的美觀，山裏的老百姓，人人都在說：「我們沒有看見過，也沒有聽見過這樣熱鬧好佛事，」靈泉寺出了活佛了。於是從來看見和尚不說話的山民，現在都異口同聲，道一聲「阿彌陀佛！」

七、月珠堂主，巧應八方

戒期中要做的事多而幫忙的人少，把個七十歲的德齡長老，忙得日夜不休，他告訴我說：「我家裏沒有五斗米，怎麼能傳戒？我就發一念至誠心，」這句話確是事實。傳戒是佛教中最大的事情，諸方傳戒要經三五月月的準備，至少要動員三五十人衆幫忙。靈泉寺一樣俱備，德齡長老僅備半月準備，隻身奔走，日夜不眠，五十日，真是佛門英雄！這是最值得頌揚的精神。其次臺中寶雲堂主張月珠，她是善慧老的大弟子，她這次也爲報達戒恩，特來幫忙；她在靈泉寺住了一個多月，要算戒期中首腦的人物，由於她富有果決，有智謀，所以德齡長老，請她爲總管把全寺大小事件都委託給她。每日裏外大大小小千百種事，都要經她處決，她真有眼觀四方，耳聽八面的才能。其次普良姑德欽師也是善老弟子，戒期中幫忙也很大。北投居士林，妙然法師善於辦事，這是戒期中最得力幫忙的人物，所有戒期中各種佈置，設計都是他，尤其是比丘壇的設計，是其傑作，莊嚴宏偉，人人稱讚！敬爲稀有，實爲臺灣各戒期所未有者，這是靈泉戒期中最精彩的一幕，參觀者咸謂不愧爲傳戒的正宗，是佛教的大學！

八、支援金馬，嚴護壇場

靈泉寺戒期，自開堂到圓滿日止，整整一月，每日都是人山人海，熱鬧開闢，平平穩穩，人人歡喜，這要歸於人和地靈所致。最難能者，要以護戒委員孫張清揚，她的確盡了護持壇場的責任，他在

山上整整住了半個月，每日隨衆上殿念佛，指揮照應，使各方來賓都能安心滿意。尤其水陸壇內，由於他領導信衆祈禱，人人信心滿意，好像有了她在壇內一拜，人人的祖先都可得到超拔，所以每日都有千人上山燒香，一面是觀禮，一面也是要參見孫夫人，人人都稱她爲活觀音（由於她有求必應）在五月六號那一天，許多觀禮者要求孫夫人訓話，夫人宿懸非凡，靈機一動，就發動支援金馬捐款，並請東初法師請解支援金馬的意義。孫夫人僅講了二十分鐘，就爲前方將士爭得一千二百四十餘元。即日送交中央日報轉交前方，可謂學佛不忘救國。孫夫人將軍得悉夫人在山爲前方將士募捐，特於二十日冒雨登山，頓使荒山增色，把德齡長老忙得了，臨時歡迎會，由孫夫人代表孫將軍對新戒講話，孫將軍很謙遜的說：「我對佛法不及我的太太研究得深澈」。他對新戒規律生活極爲頌揚，想不到佛教徒也有這樣嚴格的訓練。

九、塔前環繞，潸然淚流

今年適爲靈泉寺善慧老和尚十週年紀念，後三月二十八日清晨八時，全體四衆新戒弟子及各執事，各地信衆千餘衆，出家衆搭衣，新戒搭衣捧鉢，由德齡和尚引導，三師在後執香，至善慧老和尚塔前上供掃塔。經一小時而完畢，由德齡長老講話：「說明本寺善慧老和尚今日十週年紀念，能有新戒弟子及各地信衆千餘人參加掃塔，本人至感興奮，同時深感師恩難報，未能復興常住，務望戒弟子都體貼善老爲佛法精神，努力宣揚佛法！」說得人人潸然淚流。特別是六七十歲的德欽師月珠堂主，竟於大眾前揮淚不已。掃塔畢靈泉寺前煤炭長者，願步須達長者的後塵，歡迎衆新戒善信，到他們門前應供，於是衆新戒實行托鉢生涯，人持一鉢，至長者處，每鉢盛白米少許，沒有鉢的五戒弟子，或用袍袖或用貝包，不到半小時，把長者兩包大米托光了，長者生大歡喜，這是他畢生最大幸福，他能够供養許多新戒善信，替他種福，萬分感激，這一幕的托鉢佛事，不獨長者沒看見，在臺灣佛教（下轉第九頁）

環島弘法記

煮雲

行前的一段

環島弘法的事，我在兩年前就打好了主意了，但因緣未成，未能實現。到今年正月，宜蘭念佛會會長星雲法師舉行全縣遊行宣傳佈教大會，邀請我與澎湖的廣慈法師去參加聯合佈教，當宣傳車走到蘇澳的南方澳漁港的地方，看到蘇花公路的車子往來時，便又引起我環島之行的念頭，我想臺灣什麼地方都走過，只是花蓮一帶未去，宿志未酬，老有點放不下似的。於是便決定今年實現環島弘法的心願了。從宜蘭回來時就沿途在南投、彰化、田中、竹山等地「隨緣說法」一個月，關於那一次的經過，我已第三十期菩提樹上寫過一篇「行脚散記」。這裡不再贅述。

回到鳳山後，一方面舉行春季鄉村佈教，發動蓮社全部人馬，往鳳山境內各鄉村講教；一方面去信中佛會說明環島弘法的意旨，四月九日中國佛教會來了一封公文副本，大意是說：「本年春季弘法，擬先由本省南部各縣市次第舉行，經已商請本會理事兼雲法師擇期前往，隨時協助為盼。」至希貴支會於法師到達時，隨時協助為盼。」

路上征途

「一鉢千家飯，孤僧萬里遊」，小皮箱一隻，雨傘一把，四月十一日上午九點鐘由高雄乘公路汽車往臺東。

由高雄至臺東的這條公路，我這次是第三次經行，雖然有不少的高山大海，奇峰怪石，可是因為是舊路重遊的關係，也引不起什麼特異的感覺。不過這次比上兩次的行程縮短了一個多鐘頭的時間，過

去需要八小時才到達臺東，這一次便只要六點四十分鐘，因為過去在楓港、大武、太麻等地休息時間都是二十分至半小時，這次每一地只有五分鐘至一刻鐘，這真便利旅客不少。

我和臺東佛教會事先都有信連絡，他們都知道



我是十一日下午到達，所以我抵臺東時，當我抵達佛教會諸公與信徒們共百餘人都齊集在車站歡迎，各人手持歡迎旗子，至海山寺前，並有小孩獻花合影。我為他們的虔誠所感動，忘去身心的疲勞。兩年未來臺東，信徒們看到我來了，簡直歡喜得跳起來，說句文話，就是「雀躍不已」。

臺東市比以前大為不同，街市整齊的很多，柏油路也多了幾條，尤其是海山寺更一改舊觀，昔日的碎瓦牆垣，現在竟已成為一座莊嚴雄偉的大雄寶殿，大殿內可以容納三百餘人，念佛誦法。吳修然理事長雖然双目失明，可是為法之心，非常熱烈，我去了他特別歡喜，並報告臺東佛教近況，要我常

常來東領導，使臺東佛教興盛起來。

到了臺東

當晚於八點半開始對大家作非正式講演，到第二天才正式大佈教。先用樂隊卡車遊街宣傳，散發傳單，是晚在海山寺前廣場講，替我當翻譯的是修和法師，聽眾在五百人以上，情況甚為熱烈。各地的佛教都很複雜，臺東當然也不能例外，掛佛教招牌的人很多，正信的佛教徒實在很少。最不能原諒的是那些秘密傳教的外道他們借了佛教的招牌去號召信徒，我會「在行脚散記」一文中詳細說明過此種的利害，如果不對這些借佛教為幌子的外道迎頭痛擊，說破其奸，將來不但佛教受害，就是國家也會遭到不利的損失。所以，我這一次環島佈教主要的課題有兩種第一是破邪顯正，使走迷了方向的人，回到康莊大道，拾邪歸正，第二是「斷疑生信」使一班對佛教懷疑，對外教同情的人，斷除他們對佛教懷疑的心，要他們再不同情外教而來信仰佛教。前者對內，後者對外。這就是我的目標和宗旨。

與鐘典獄長一席談

我往臺東監獄佈教，買了七十多塊錢的糖和餅干，上午七點二十分與修和法師，乘車前往，因為前一天，有支會公文通知該獄的負責人，使他們有所預備，所以當我們車子到監獄前下車時，就有警衛課長翁鵬先生在門口迎接，進內稍事休息一會，由典獄長陪同進去與犯人講話。講有一小時，典獄長與該長教師等皆在坐談後在典獄長室坐談得很久。

吳鐘典獄長北平人，是一位基督教徒，他告訴我國內的名山道場跑得很多。我與吳典獄長的一談話，他雖是不信佛教，但以後或者不致再取隨便批評佛教。

台東念佛會成立

在末法時期，慧根淺薄的今天，只有淨土法門

才能普度有緣衆生，所以我到提倡成立念佛會，勸人念佛。

我兩年前到臺東時，就想在該地建立蓮社，成立念佛會，後來因我去恆春養病，被鳳山諸道友請來此地弘法，因此未能成立。這次我再來臺東多住了幾天，就努力提倡組織念佛會多數的信徒，對此也都極感興趣，得胡清水、潘妙玄、陳非林、曾世敏、江鳳和、李火山等居士的熱心協助，念佛會就順利的成立了，這真令我欣慰萬分！

念佛會成立的第一天晚上，來參加念佛的人有兩百多，情況頗為熱烈！那晚上有一點小感應，就是修和法師在吃晚飯的時候，忽然感到頭痛發熱，到點五十分的時候，他還在床上難過的躺著，可是到九點鐘開始念佛時，他竟能起來參加念佛，念完佛後病也完全好了。我講演時，他替我翻譯了一點多鐘，毫無難述的感覺，這真是奇事！

念佛會成立後第二天，臺東新報也把臺東佛教會，舉行春佈教大會的消息，用大標題刊出來，詳載念佛會組織的經過。念佛會用導師制度，由我任導師，聘會長一人，以下設弘法、總務、財務、教育、慈善五組，每組有正副組長各一人，並請顧問若干人！會長是修和法師，其他五組由胡清水、曾世敏、江鳳和、潘妙玄、陳非林等分任，聽說念佛會，現在每次念佛，參加的人，都非常多，他們並能依我的方法，實行蓮友之間，同悲同喜！最近有一位姓林的連友母親生西，他們都去助念，並在泰山寺舉行哀祭，由慈善組長讀祭文，總務組長報告經過，而會長則對其家屬開示！然後一齊佩上念佛會的會章遊街送葬。市民圍觀，讚不絕口！大家說：「縣長的媽媽死了也沒有這些人來自動的送葬。」他們不但如此，並且出錢為林連友助喪，充分地表現出佛教徒的慈悲喜捨的精神。這真不是值得讚揚的！希望我所成立的其他念佛會都能够效法，那我就更歡喜了！

「吳典獄長信仰佛教嗎？」我問。
「我不信仰佛教，我是基督教徒」他很驕傲的

回答。

「典獄長既然跑了很多的名山大川，看了很多的古寺叢林，為什麼不相信佛教呢？」我試探他不信佛教的原因。

「你們佛教都是住在深山裡，太消極了，對國家沒有什麼貢獻，所以我不相信」。

「消極不一定是不要看他的出發點如何？反過來說，積極也不一定是好的也要看他的出發點」



中國佛教會理事會主席吳典獄長與弟子等合影

問這樣的積極好不好呢？我們出家人是有的地方消極，對自己的生活享受名聞利養，不去與人爭權奪利，安分守己這一點我承認是消極了一點，可惜現在像我們出家人這樣消極的人却太少了。如果每個人都對自己的名利肯像我們這樣消極，我以為越消極有好處，至少不混亂世界的。至於做有益於人類的公益事業，我們就不消極了。尤其教人利世的道德教育，說法度生，更不消極，我們今天來貴賓佈教，化了七十多元買來大批果品，印了很多傳單，自

動的毫無附作用的來對犯人說法，你能說我們這是消極的嗎？我向典獄長解釋他對佛教的誤會。「你們來佈教我很歡迎，不進你們和尚都歡喜住深山，不與世人往來，因此與社會沒有什麼利益，這一點我不讚成。關於出家人住深山原有兩點原因，第一是當時政府使然，所謂「儒以治身，佛以治心」。他們要我們離世脫俗，不干政事。第二點佛教目的是捨妄歸真，捨染求淨，要有證，不是你們所謂信仰就能得救，自己無需修學。（其實耶穌本身也會在曠野絕食四十日，先淨化身心然後才出來傳教，）如一般的教員，他們以前在學校裡讀了十多年的書，然後才出來教書的，當他們在讀書期間，什麼社會事也沒有去做，這樣能說他是消極的嗎？我們和尚先在深山研習佛典，到自已有了智慧 and 道德，然後出山向各界去傳佛法，你也不可責備我們在那修學期不做社會的事為消極的。」

茲 承 (恕不稱呼)

- 一、董事孫張清揚捐二百元，周王青蓮捐一百元，黃王圓通、殷金秀芳、周本澤、張少齊、李觀靈、時本殿、侯本智、李奎豐、各捐五十元。
- 二、讀者劉惟實、李本慈各捐一百元，無名氏捐一百元。

薛吳微捐一百元。

朱鏡宙、王明湖、柯黃王、各捐臺幣三十元。

宿務定慧寺捐(港幣)一百元。

三寶齋福泉寺捐(港幣)一百元。

如學師、演妙師各捐臺幣一百元。

先善師、秉松師、秉禪師、慧悟師、妙香尼師

、報德善堂、鄭定觀、莊文理、馬俊章、林松

根、黃任通、各捐港幣十二元。觀長尼師捐港

幣六元。

般若院功德芳名

茲承廖振祥居士，林德淵居士，各捐港幣五拾元。義和念佛教德社，捐港幣貳拾四元。特此鳴謝

我花了一點多鐘的時間把那篇文章看完了，覺得慧石的見解愚妄極了！竟然引新舊約證明神爲「全知全能」，引佛經評佛爲非「全知全能」，佛教出了這樣教式的法師，真是佛教的一大污辱呢！據我的那位好友說，他的好多信佛的朋友，讀了那些謬文，亦莫不嘆息，同爲佛教掬一把痛心之淚呢！

今天我的那位好友，却滿懷高興地光臨到敝宅，他一見到我就興奮地說：「老陳！昨天我們同爲佛教傷心，可是今天我們却要爲佛教歡呼了呢！」「爲什麼呢？」我莫明其妙地問。他遂將現在手裡的人生刊交給我說：「你細心讀一讀心悟法師作的這篇『再論佛陀是全知全能』的文章。這篇弘文破邪顯正極爲徹底，讀了覺得無限欣慰！」我即翻開貴刊拜讀法師的大作，讀畢渾身毛豎，拍案叫快！法師！您真是正見的導師，破邪的勇士，您的弘文，真如茫茫海中的燈塔，大旱時的甘霖。我讀了「再論佛陀是全知全能」的大作後，得益不淺！不但對佛陀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而信心亦增強了幾倍，我今要代一切初學佛法者向空達禮法師百拜，以示敬仰之忱！

法師，我甚好研究佛法，我覺得唯有佛法才能真正令人離苦得樂，但因我是個窮公務員，終日忙於求生活，沒有充分的時間來研究，實感願與心違，願爲苦痛！甚望法師多多給我指教，至禱！敬請

著 安

臺中朱斐居士來函

弟子 陳善儒頂禮 五月十五日

心悟法師：

先一日讀燈刊，氣填滿胸！尤其是燈前燈後的「編者之語」，尤令人作嘔！幸隔日即讀大作，將宿夜之氣憤全部吹消，誠衆生起死回生之良劑也。然則魔德正盛，一時甚難撲滅，貴我兩刊亟宜緊握而取聯繫的嚴防再起，盡力搶救衆生，佛教幸甚！

請寄 貴刊五十份（七卷五期），擬代廣爲推銷，爲便易於流通，希照每份二元計算，俾在此間道場勸購，藉資共知！專此敬請

法安 並祝 勝利

弟子 朱斐頂禮

臺中唐湘清居士來函

悟法師慈鑒：

大作（再論佛陀是全知全能）破邪顯正，此間讀者無不同聲讚嘆！日來學人並有接到外埠道友來信，讚歎法師之大作者。無盡燈又載慧石所作「再論佛陀之分」一文，較前尤爲謬誤，竟明目張膽的根據外道新舊約，替基督教宣傳，只有上帝的全知全能是確實的，令人痛心不已！（下略）即請

道安

學人 唐湘清和南 五月十四日

基隆林正義居士來函

心悟師傳：

久仰慈輝，敬慕良深！我日前讀畢無盡燈慧石邪師的「再論神佛之分」的邪文，苦嘆了三天！所幸今奉人生刊，拜讀大師「再論佛陀是全知全能」的大作，大力破邪顯正，這怎不令人爲正法而欣喜呢？

慈安

弟子 林正義和南 五月十四日

香港鄭倚法居士來函

心悟法師：

我近來在覺生月刊上讀到那些妄見的文章，覺得很痛心！今讀貴刊法師作的「再論佛陀是全知全能」一文，歡喜無量！法師此作，如師子吼，真使邪見的百獸聞之腦裂；亦如夜半的洪鐘，振聾發聵，令人得見正法的光明。我相信那些邪見者，讀了大作，定會天良發現，邪見消除，正見興起，懺悔已往，善修未來。

法師既有佛法的正見，又有正義的勇敢，爲佛法的慧命，爲同道的信根，不計毀譽，破邪顯正，此誠爲可欽可仰！今日佛教有法師在，吾等不怕再有邪見猖狂的情形了。日光既已高照，黑暗安有不滅之理？敬請

法安

弟子 鄭倚法頂禮 五月廿二日

復鳳山煮雲法師函

煮雲吾兄：

頃展讀吾兄由臺東寄來的手書，不勝欣喜！你說拙作「再論佛陀是全知全能」一文，甚受各地讀者讚許，並鞏固了不少初學佛法者的信心，這是我寫作該文的本願，聞之頗爲欣慰！但因我學淺才拙，尙未能盡闡正理，還望吾兄指教而補充之呢！

你說我是「佛陀全知全能」的權威作者，這未免過譽，令我慚愧萬分！印順法師研究佛法二十幾年，著作亦甚豐富，到今天也不過得個權威學者的頭銜，區區算個什麼，敢當此權威二字，吾兄其謂我耶？誤我耶？

我會說你是今天臺灣佛教的三多法師：行路最多，講法最多，度衆最多！每到一次講法，聽衆動輒數千人，你真是今天自由中國佛教通俗講演的權威呢！

破邪起信，這是我們今日的重要任務，我願與吾兄共同努力，尊意以爲如何？願請

法安

弟 心悟作禮 五月十五日

復臺北長春法師函

長春法師：

復書敬悉。慧石法師在無盡燈發表的「再論神佛之分」一文，有處所言甚是，有處却謬妄不堪！我今天已寫了一篇「三論佛陀是全知全能」——致續明法師的信——的文章，予以糾正，擬於本刊第六期發表。座下亦擬發表高見，歡喜無量！吾人爲正法而奮鬥，必蒙佛陀慈光庇佑，必得同道同聲擁護，正法勝利，實可慶也！順請
著安

不慧 心悟作禮 五月廿四日

復陳善儒朱斐等居士函

陳善儒、朱斐、唐湘清、林寄華、林正義、鄭倚法諸居士同鑒：

承你們分別由各地寄來的信我都一一展讀了，甚爲欣慰！由你們的來信中，我看出在末法的今日，人們的心理仍是如何的惡邪喜正了，這真增強了我破邪顯正的勇氣，和正法必勝的信念。

然而有的同道或以爲我是好辯，或以爲我們爲正法而破邪，是同室操戈，此實誤會！我們要知道，佛陀是整個佛教的中心，是人們信仰的所依，妄評佛

歡迎巴基斯坦·緬甸兩亞盟代表拾零

亞洲人民反共同盟，原爲聯合各國人民，堅強人民反共的陣線，以擴大反共的面積，充實反共的力量。

基於這個原則，在各國政府的本身，無論是反共或親共，或心懷觀望，模稜兩可，其潛在民間的反共力量，我們祇要有機會，都應該和他携起手來，更不應該因政府與取府間的深惡痛恨，而忽視此一力量。

二屆亞盟，在我國召開，可惜韓國不明白上述的意義，反對日本人民代表的參加，以致大會臨時停頓，這在自由世界，反共陣線的人們，沒有不引以爲遺憾的。

巴基斯坦婦女界領袖閣拉夫人，緬甸民主同盟秘書長大康健，因爲沒有接到亞盟開會的電報，已經起程，並且於二十七日的上午先後飛抵臺北，將在此間作一周的觀光。兩位代表，一到臺北，

就應邀前往新竹參加 蔣總統閱兵典禮。

中國佛教會，以緬甸固然是佛教國家，其代表

大康健是「想當然爾」的佛教徒；不意巴基斯坦代

表閣拉夫人，並且是二十年長齋姑。因由理事長

章嘉大師於二十七日晚上，假十普寺設席歡迎。筆

者亦被邀參加作陪。計到有朱錫民居士，李子寬居

士，王平居士夫婦，國大代表吳月珍居士等十餘人。

席間由常務理事吳仲行居士代表章嘉大師致歡迎

詞，緬甸代表大康健致答詞。答詞中會說：共匪的

征服世界，這是任何人不容置疑的。國際間有以和平

共存希望於共產黨的，那簡直是夢想。共產主義走

到了終點，宗教是無法存身，所以現在共產黨的威

脅，不祇是對佛教爲然，各宗教皆同一命運。因此

各宗教的教徒，在信仰上儘可不同，在反共的陣線

上，必須聯合一氣云云……這的確是幾句名言。大

康健代表在開談中，他說：緬甸的風俗，觀出家爲

陀，就是破壞整個佛教，毀滅人們信心，其結果將是瞎人天之眼目，溺衆生於苦海，負有住持佛法責任的我們，豈能忍心袖手旁觀，讓邪說無制止的猖狂？你們都是正信正見的佛弟子，希望你們將我們破斥邪說的不得已之心告訴其他的同道知道，並請他們共力爲衛護正法而奮鬥，則功德誠不可思議也！
並頌道安
不慧 心悟合十 五月廿五日

介紹慈航法師全集啓事

現在一般人，雖然都知道佛法好，但以爲經典太深奧，不容易看得懂。而慈師全集，則通篇都用現代語體文，一看就明白，毫無艱深難懂之處。一般人又以爲佛經太多，實在沒工夫去閱覽。而慈師全集，則扼要詮述，共五編十四冊，已把三藏十二部的要義，包括無遺。無論何種職業的人，如果立志研究佛法，只要閱覽慈師的全集，決敢擔保您花費很少的時間，輕快曉暢的明瞭全部佛法的要義。本會已將著提心影釋疑篇，提前印出，每冊定價新臺幣拾元，現特價捌元發售，但存書無多，購者從速，本省各縣市大書店，均有代售。特此佈聞。

慈航法師永久紀念會敬啓

記者

每個國民一生中必須經過的一個階段。他說：他剛出家還俗不久，說罷，拍拍他的頭，他因爲還俗不久，頭髮還沒長起來呢！大家相與大笑。他也會說：西藏的喇嘛，因受不了中共的壓迫，逃往緬甸，要求保護的很多。

緬甸佛教的情形，在佛教雜誌上看到的很多，所以大家不再發問。乃掉轉眼光，齊向閣拉夫人

閣拉夫人，信得有一記的有三點：1、巴基

斯甸的人民，信仰回教的有百分之八十，信仰佛教

的有百分之二十，也有許多寺廟，但彼此之間，雖有

不同，信衆的數字，亦多寡懸殊，但彼此之間，都

能相親相愛，絕對沒有互相排擠，互相攻擊的情形

2、政府在法律上，亦有規定，人民宗教信仰，有

絕對的自由。政府官吏，雖有宗教信仰的不同，但

在處理宗教的事務上，亦純以客觀的態度處理，絕

無偏袒的情事。3、佛教的紀念，最尊重的是

農曆的七月，因爲得到巴基斯坦的第一部經，是這

一個月裏到的。

席終後，由張大謀居士指揮攝影，並放映十普

寺傳戒幻燈影片，賓主盡歡而散。

釋迦牟尼佛傳

摩訶

三〇、諸王子的出家

佛陀在故鄉迦毘羅衛國，隨緣方便的說幾次佛法，這些菩提種子，逐漸的在人內心發芽，跟隨淨飯大王左右的人，以及釋迦族中佛陀的王子等，都想拔劍出家。淨飯大王的心，是歡喜抑是悲哀，自己也不知道。他也想信仰佛陀，他知道他是不能反對佛陀的。

淨飯大王是師子頻王的長子，他共有三位王子，每位王子並各生二位王子，自從佛陀降城以後，白飯王的王子提婆達多和阿難，甘露飯王的王子阿那律，解飯王的王子跋提，婆婆等，首先生起要跟隨佛陀出家的信念，尤其阿那律王子，聽佛陀的教示以後，歡喜得五體投地，他把自己心中的感想，告訴給跋提王子，跋提王子的心中很和他發出共鳴，其餘諸王子都很贊成，佛陀熱的情緒和信心更加提高，結果他們共同決定：一起出家做沙門去！

他們約束先瞞着宮裡的人，私自的走到理髮師的優婆離的地方來，想不給人知道就把頭髮剃去，跋提王子是最愛護優婆離的，優婆離也最尊重跋提，當跋提王子剃髮的時候，優婆離的眼淚像雨點似的流着。阿那律看到時，擡出王子的架子，責問優婆離道：

「你看到我們剃髮出家應該歡喜才對，為什麼要流眼淚呢？」

優婆離惶恐的同答道：

「阿那律王子，請你原諒我的一時沒有禮貌，在你們諸位王子之前，居然大膽的流出我的眼淚，但這不是沒有緣故，因為自從我幸運的做跋提王子的奴隸，負責替他理髮，他對我很是契重，想到他和諸位王子為聽信佛陀的教法而剃髮出家，他今天出家以後，一定雲遊四方，想到這裡，我就不覺流出眼淚，希望王子不要責怪才好」。

「你不要這麼難過，我們會幫助你的生活」。阿那律好心的對優婆離說，轉臉對跋提等王子說道：

「各位王兄王子，優婆離從小就服侍跋提王子，我們今後去出家，自應先替他安排生活一下，這兒有一張毛氈，請你們把身上的裝飾品完全除下來放在上面，我們出家後用不着這東西，我們就把這些東西贈送給優婆離吧」。

阿那律說後，大家都很贊成，把上衣和裝飾品都除下來，換上沙門穿著的僧衣，大家一看，都互相的笑着，你說我像我說你像的大家都笑個不停。

一陣說笑以後，他們向優婆離告別，預備到尼拘陀樹林中去尋佛陀，

這時候，他們才稍有一陣淒涼哀愁的感覺襲上心頭。

優婆離待諸王子走後，他仍然是悲哀的哭泣着，阿那律王子誤會他的意思，他並非為今後的生活憂心而流淚的，他是想到有高貴身份的王子都能出家去作沙門，而自己一向是被人認為奴隸者的身份，自然是不能妄想出家的，他怨嘆世間上的不平等，他怨嘆他自己不幸的命運，所以他在替跋提王子剃髮時才會流淚。

優婆離感傷的收拾着諸王子遺留下的珠寶裝飾，正在此時，他忽然見到門口立着一位莊嚴威儀的佛陀弟子，優婆離不知不覺的向前捧着他的手道：

「你是佛陀的大弟子舍利弗，你跟隨佛陀才回宮時我就知道你，我現在請問你，像我這首陀羅奴隸身份的人，不知可不可以做佛陀的弟子？」

舍利弗說道：

「佛陀的教法，是究竟自由平等的慈悲的，不論智慧有無，不分職業的高低，只要聽從佛陀的教示，遵守清淨的戒律，是誰都能做佛陀的弟子，是誰都能證得無上的正覺，你叫什麼名字？你跟我一起到佛陀那裡去，佛陀一定很歡喜的允許你出家，允許你作他的弟子」。

優婆離告訴舍利弗關於他的名字

，他迷迷惘惘的跟在舍利弗的身後，佛陀很歡喜的為他剃髮，剃髮完時，佛陀還又安慰他說道：

「你很有善根，我知道你將來一定很善於宣揚我的正法。在你來此以前，跋提王子等來此要求剃髮，我雖然是已允許他們作我的弟子，但他們要經過七日的修行，等他們忘記王子的身份，知道是我的弟子時，我才允許他們剃髮，他們也才有禮貌和你見面」。

經過七日，佛陀要介紹跋提王子等和優婆離尊者見面時，在眾多的師兄弟之中，他們意外的相逢到優婆離，他們都很驚奇，都躊躇着不知如何對優婆離招呼。

佛陀威嚴的對他們說道：

「你們躊躇什麼呢？出家學道之法，首先就是要降伏驕慢之心，我先許可優婆離出家，你們應該向優婆離頂禮才是！」

跋提王子等聽佛陀說後，都很虛心的向優婆離頂禮，他們都覺得出家的信心大大的增強。相反的，優婆離倒反而感到拘束不安，佛陀對他說道：「你應該以兄長的身份對他們」。

優婆離感動得只是在佛陀的座前頂禮。

佛法如百川流入的大海，不分四姓階級，皆同一姓；不分貧富貴賤，

皆是平等，四大五蘊假因緣和合的人生，本來就是空寂的，本來就沒有『我』這個東西，依照佛陀的聖法來想，實在沒有起敵對心和驕慢心的必要，因為大家合起來就是一體。

欲提王子等出家剃度以後，佛陀想起來迦毘羅國的前途，很是憂傷，因為當時迦毘羅國的國情，四面都是強大的敵國，一旦父王百年逝世以後，迦毘羅國的前途處處埋伏了危機，王弟難陀沉迷女色，庸碌無能；難陀雖年幼，負擔不起未來國家的大任，滿懷慈悲的佛陀，思念故國的前程，種族的繁榮，社會的安定，人民的康樂，雖然這是世間無常，人民的共業所感，但佛陀仍想要盡心挽救祖國的危機。佛陀挽救祖國危機唯一的辦法，就是未來國家的大權，既不能給沉迷女色庸碌無能的難陀繼承，又不能交給年幼的難陀繼承，那只有接引他二人先來出家。至於將來繼承王位的人，在平等得沒有親疏之分的佛陀，很想在朝廷上選拔一位有才有能堪當此任的人，因為佛陀對政治的看法，是自由民主的，是公天下而不家天下。

先是當難陀到尼拘陀樹林時，佛陀就命令舍利弗為難陀剃度，當時佛陀的僧制中並沒有兒童出家的規則，佛陀指示用特別得度的方法，這完全是佛陀愛國愛民大公無私的悲心。難陀出家以後，佛陀有一天托鉢到難陀的門前，佛陀問難陀日來忙些什麼，難陀說道：

「我和孫陀利結婚不久，她是我們迦毘羅國十六城中最漂亮的美人，

我每日忙忙著替她化妝打扮，致使無暇探望佛陀。」

人生最快樂的事就是有美麗的妻子，我現在已經獲得，所以別的事再引不起我的關心，孫陀利她除要我終日陪着她以外，也不准我關心別的事情，我不能不聽她的話，她實在是我的心肝。

佛陀今日大慈大悲的前來，不知要接受我的什麼供養，請快些吧，恐怕孫陀利妒忌我要等得着急了。」

難陀的自白，像是鐵錘擊中佛陀的胸前，迦毘羅國未來的悲運，佛陀的心中像早就知道。他聽難陀說後，放下手中的鉢鉢就轉身向尼拘陀樹林去了。

難陀見佛陀放下鉢鉢，趕快盛滿飯菜追趕佛陀，難陀因此也進入尼拘陀樹林之中，佛陀見難陀來時，即刻問道：

「難陀！我為照顧一切眾生，就不能不照顧你，照顧你就不能不為你永久的幸福着想，我現在問你，你跟誰一同出家好？」

難陀以為佛陀是開玩笑的說話，口中就含糊的應道：「願意！願意！」

佛陀就把舍利弗叫來，著他為難陀剃度。

難陀一見佛陀這麼認真做法，大驚失色，想到朝夕尋歡的孫陀利，他是無論如何不能出家，但佛陀威嚴的在他身旁，他又不肯拒絕舍利弗的為他剃度。

難陀剃度後，怎樣也不能安於修行，心煩意燥的醜態，佛陀看在眼中，

知道以再多的理論是感動不了他的，唯有用事實說明才可使他覺悟回頭。一天，佛陀帶領難陀到郊外散步，行行重行行，走到黑山的地方來，在茂林深處，忽然瞥見一隻猢猻醜陋的母猴，佛陀即刻指著問難陀道：

「難陀！你的妻子孫陀利和這一隻老母猴相比如何？」

「佛陀！請不要開我的玩笑，難陀不高興的回答佛陀道：『我的妻子，她有傾國傾城的美貌無雙的嬌容，對我有恩恩愛愛得難分難捨的情感，她是天上的仙子，怎麼能同這老母猴相比？』」

佛陀又再慈和的說道：

「難陀！你的妻子既是美如天上的仙女，難怪難陀的話要氣憤不平，不過天上的仙女你沒有見過，這是不可以相比的。假若你喜歡要一見天上的仙女，我倒可以滿足你的希求，我可以把你帶到天上去看看。」

難陀歡喜非凡，佛陀即運用威神德力，轉瞬之間，佛陀把難陀帶進另一個燦爛輝煌的世界。

在這一個世界裏，難陀見到的是富麗堂皇的瓊樓玉宇，聽到的是悠揚悅耳的音樂，嗅到的是馥郁芬芳的花草。難陀的神魂飄蕩，忙問佛陀道：

「佛陀！這兒為什麼沒有一位天子呢？」

「你去問問那些天女，她們一定會知道。」佛陀回答。

難陀給那些冰肌玉骨貌麗純潔的天女，誘惑得恍恍惚惚，飄飄渺渺，他鼓大了勇氣，把自己的疑惑向天女探問。

許多的天女都圍攏過來，她們嬌聲滴滴向難陀說道：

「人間的迦毘羅國有一位佛陀的弟弟難陀，因為出家修行的功德，死後就會生到我們的天上来，做我們這裡的天子，我們都將是他最寵愛的妃子，終日和他遊樂作樂，談情說愛，過著花好月圓般的生活。」

我們這裡不比五濁惡世的世間，生在五濁惡世的人，生命只短短的數十寒暑，聲色的快樂，榮華的富貴，不能永遠享受，不能人人享受。生到我們這裡來作人，壽命有數千年之久，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更有我們姊妹們陪著，情意綿綿，蜜語甜甜，真是勝過人間百千萬倍。

我們這裡的一切情形，不能同你多講，你現在好像還是人間的一個凡夫，你大概沒有經過過克勤克勞的修行，你棄感的身體還在，怎麼會跑到我們的天上来呢？」

難陀彷彿沉迷在夢中，給天女一問像才驚醒過來。他想：天女的言語多麼甜蜜溫柔，體態多麼輕盈窈窕，只要修行將來就可以和她們天長地久，他又歡喜又自慚形穢的退出來。

「難陀！你的妻子和天女相比如何？」佛陀見難陀出來，仍然慈和的問他。

「佛陀！請你不要笑我的愚癡，這些天女，舉眉動目，都能勾魂攝魄，我的妻子和天女相比，正如山間母猴比我的妻子，妍醜是不可同日而語。過去我不知道修行的功德，現在天女的言猶在耳，佛陀！我以後得安心修行，求生天上，享受天上的五慾快



嚴莊壇戒丘比 (八)



謝禮戒新滿圓壇初 (七)



(十) 水陸送聖 (一)



(九) 德融主持率領掃塔



嚴莊壇內陸水 (二十)



話訓佛活嘉章 (一十)



款捐數點等珠月張揚清孫 (四十)



義意馬金援支解講揚清孫 (三十)

內政部登記證警內警台字第一四四號
臺灣郵政登記證二〇九號認爲新聞紙類



(二) 聖 送 陸 水 (六十)



幡聖請召會勝陸水 (五十)

本刊各地郵局「八二五五」賬號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

響應李炳老呼籲捐助小佛國
功德披露
本社
趙茂林居士助一百元，趙居士經募，陳仲東居士五百元。
朱大經居士一百元，以上七百元，已由常證法師送交棲蓮精舍。
周本澤居士助一百元，南亭法師經募無名氏五百元，以上六百元待交。



(十七) 新戒下山托鉢

本期零售壹幣二元五角

人生 月刊 佛曆二五八一年六月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六月十日出版		社長：南 發行人：東 主編：心 發行所：人生雜誌社 臺灣新北投法藏寺
一、香港分社 主任：優 地址：香港跑馬地奕樂街三十七號	二、菲律賓分社 主任：瑞 地址：No. 1074, NARRA STREET, MANILA	三、南洋分社 主任：妙 地址：檳城極樂寺
四、泰國分社 主任：謝普 地址：曼谷三聘城內福興宮斜對水龍頭巷88號	本社 地址：臺灣新北投法藏寺	價訂 全年 本省壹幣 貳陸元 海外非幣 陸元 港幣 拾貳元